

時年幾八十矣韓維上言公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論奏先帝追錄其言存沒皆推恩而鎮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爲言者雖顏子不伐善介之推不言祿不能過也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特詔長子清平縣令百發改宣德郎且起公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詔語有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甲詞四臣入侍爲我強起無或憚勤公固辭不起天下益高之改提舉嵩山崇福宮公仲兄之孫相禹爲著作郎謁告省公于許因復賜詔及龍茶一合存問甚厚數月復告老

進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考正公與司馬光皆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

難凡數萬言自以爲獨得於心元豐三年神宗詔公與劉凡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公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鍾而劉凡卽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公謝曰此劉凡樂也臣何與焉及提舉崇福宮欲造樂獻之自以爲嫌乃先請致仕

既得謝請太府銅爲之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竒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獎以樂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時公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實元祐二年閏十二月癸卯朔享年八十一計聞輟視朝一日贈右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文公雖以上壽貴顯考終於家無所憾者而士大夫惜其以道德事明主閱三世皆以剛方難合故雖用而不盡及上卽位求人如不及厚禮以起公而公已老無意於世矣故聞其喪哭之皆哀公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

慎默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爲主之客其家者常十餘人雖僦居陋巷席地而坐飲食必均兄鉉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之曰百常以公蔭今爲承議郎公少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溫直溫之子昉卒於京師公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

韓異端之說其文清麗簡遠學者以爲師法凡五
入翰林知嘉祐二年六年八年及治平二年貢舉
門生滿天下貴顯者不可勝數詔脩唐書仁宗實
錄玉牒日曆類篇凡朝廷有大述作大議論未嘗
不與契丹高麗皆知誦公文賦少時嘗賦長嘯却
胡騎及奉使契丹虜相日曰此長嘯公也其後兄
子百禄亦使虜虜首問公安否有文集一百卷諫
垣集十卷內制集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言三卷
樂書三卷國朝韻對三卷國朝事始一卷東齋記
事十卷刀筆八卷積勳杜國累封蜀郡開國公食

邑加至二千六百戶實封五百戶娶張氏追封清
河郡君再娶李氏封長安郡君子男五人長曰燕
孫未名而卒次百揆宣德郎監中岳廟次百嘉承
務郎先公一年卒次百歲太康主簿先公六年卒
次百慮承務郎女一人嘗適左司諫吳安詩復歸
以卒孫男十人祖直襄州司戶叅軍祖朴長杜主
簿祖野祖平假承務郎祖封右承奉郎祖耕承務
郎祖淳祖舒祖京祖恩孫女六人曾孫女三人公
晚家于許許人愛而敬之其薨也里人皆出涕以
元祐四年八月己未葬于汝之襄城縣汝安鄉推

東坡全集卷之十四
賢里夫人李氏祔公始以詩賦爲名進士及爲館閣侍從以文學稱雖屢諫爭及論儲嗣事朝廷信其忠然事頗祕世亦未盡知也其後議濮安懿王稱號守禮不回而名益重及論熙寧新法與王安石不呂惠卿辨論至廢黜不用然後天下翕然師尊之無貴賤賢愚謂之景仁而不敢名有爲不義必畏公知之公旣得謝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也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愧公銘曰凡物之生莫累於名人顧趨之以累爲榮神人無名欲知者希人顧憂之以希爲悲熙寧以來孰擅茲器嗟嗟先生名所不置君實在洛公在穎昌皆欲忘民民不忘汝君實旣來遁歸于洛繫而維之莫之勝脫爲天相君爲君牧民道遠年徂卒徇以身公獨堅臥三詔不起遂解天刑竟以樂死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人之清貪夫以廉懦夫以立不尸其功無喪無得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饑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公維蜀人乃墓于汝

東坡全集卷之十四
子孫不忘尚告來者

張文定公墓誌銘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蒐攬天下豪傑不可勝數既自以爲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遠者又留以爲三世子孫百年之用至于今賴之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天下未嘗一日無士而仁宗之世獨爲多士者以其大也賈誼歎細德之嶮微知鳳鳥之不下閔溝瀆之尋常知吞舟之不容傷時無是大者以容已也故嘗竊論之天下大器也非力兼萬人其孰能舉之非仁宗

之大其孰能容此萬人之英乎蓋卽位八年而以制策取士一舉而得富弼再舉而得公公姓張氏諱方平字安道其先宋人也後徙揚州高祖克唐未爲亳州刺史曾祖文熙亳州軍事推官贈太師娶蘇氏追封武功郡太夫人祖嶠以進士及第太宗嘗召對選知鄆州賜親扎給全俸終於尚書都官員外郎娶劉氏追封沛國太夫人考堯卿生而端默寡言有出世間意以父命勉娶非其意也父沒遂居一室家人莫得見其面者十有七年與祖考皆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皆封魏國公娶嵇氏

追封譙國太夫人公年十三入應天府學穎悟絕
人家貧無書嘗就人借三史旬日輒歸之曰吾已
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終身不再讀屬文未嘗起
草宋綬蔡齊見之曰天下奇材也與范諷皆以茂
材異等薦之以景祐元年中選授校書郎知崑山
縣蔣堂爲蘇州得公所著芻蕘論五十篇上之以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薦公射策優等遷著作佐
郎通判睦州時趙元昊欲叛而未有以發則爲嫚
書求大名以怒朝廷規得譴絕以激使其衆公以
謂朝廷自景德以來旣與契丹盟天下忘備將不
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蓋三十年矣若驟用之
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
患當含垢匿瑕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
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爲不可勝以待之
雖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
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
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是時士大夫見天下全
盛而元昊小醜皆欲發兵誅之惟公與吳育同議
議者不深察以二人之論爲出於姑息遂決用兵
天下騷動公獻平戎十策大畧以邊城千里我分

而賊專雖屯兵數十萬然賊至常以一擊十必敗之道也既敗而圖之則老師費財不可爲已宜及民力之完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宋綬曰君能爲國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召對賜五品服直集賢院遷太常丞知諫院首論祖宗以來雖分中書樞密院而三聖英武獨運斷歸于一今陛下謙德仰成二府不可以不合仁宗嘉之會富弼亦論此遂命宰相兼樞密

使方元昊之叛也禁兵皆西而諸路守兵多揀赴闕郡縣無備命乃調額外弓手公在睦州條上利害八事及是有旨遣使於陝西河東京東西路刺弓手爲宣毅保捷指揮公連上疏爭之甚力不從宣毅十四萬人保捷九萬人皆市人不可用而宣毅驕甚所在爲寇自是民力大困國用一空識者以不從公言爲恨時夏竦并護四路劉平石元孫任福之敗皆貶主帥而竦獨不問賊圍麟府詔竦出兵牽制竦逗遛不出使賊平豐州夷靈遠而去公極言之詔罷竦節制自是四路各得專達人人自

東坡全集卷之十四
三
効邊備脩完賊至無所得及慶曆元年西方用兵
蓋六年矣上旣厭兵而賊亦困弊不得耕牧休息
虜中匹布至十餘千元昊欲自通其道無由公慨
然上疏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此犬豕豺狼
較勝負乎願因今歲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
路申敕邊吏勿絕其善意若猶不悛亦足以怒我
而怠彼雖天地鬼神必將誅之仁宗喜曰是吾心
也命公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之及
此是社稷之福也是歲赦書開諭如公意明年元
昊始請降自元昊叛公謀無遺策雖不盡用然西

師解嚴公有力焉修起居注假起居舍人知制誥
使契丹成主雅聞公名與其母后族人微行觀公
於范陽門外及燕親詣前酌玉卮以飲公顧左右
曰有臣如此佳哉騎而擊毬于公前以其所乘馬
賜公朝廷知之自是虜使挾事至者輒命公館之
尋召試知制誥遷右正言賜三品服誥命簡嚴四
方誦之兼史館脩撰章得象監國史以日曆自乾
興至慶曆廢不脩以屬公於是粲然復完權知開
封府府事至繁爲尹者皆書板以記事公獨不用
默記數百人以次決遣不遺毫釐吏民大驚以爲

神不敢復欺拜翰林學士領羣牧使牧事久不治
公始整齊之元昊遣使求通已在境上而契丹與
元昊構隙使來約我請拒絕其使時議者欲遂納
元昊故爲荅書曰元昊若盡如約束則理難拒絕
仁宗以書示公與宋祁公上議曰書詞如此是拒
契丹而納元昊得新附之小羗失久和之強虜也
若已封冊元昊而契丹之使再至能終不聽乎若
不聽契丹之怨必自是始聽而絕之則中國無復
信義永斷招懷之理矣是一舉而失二虜也宜賜
元昊詔曰朝廷納卿誠款本緣契丹之請今聞卿
招誘契丹邊戶失舅甥之歡契丹遣使爲言卿宜
審處其事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行矣如此於西
北爲兩得時人伏其精識拜諫議大夫爲御史中
丞中外之事知無不言至於宮妾宦官濫恩橫賜
皆力爭裁抑之尋知貢舉士方以游詞儼語爲高
公上疏以謂文章之變實關盛衰不可長也詔以
公言曉諭學者宰相賈昌朝與叅知政事吳育忿
爭上前公將對昌朝使人約公當以代育公怒叱
遣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旣對極論二人邪正曲
直然育卒罷高若訥代之時當郊而費用未具中

外以爲憂宰相欲以是危公復拜翰林學士爲三司使公領使未幾以辦聞仁宗大喜至于今計司先郊告辦蓋自公始前三司使王拱辰請權河北鹽旣立法矣而未下公見上問曰河北再權鹽何也仁宗驚曰始立法非再也公曰周世宗權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錢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權乎且今未權也而契丹常盜販不已若權之則鹽貴虜鹽益售是爲我歛怨而虜獲利乎虜鹽滋多非用兵莫能禁也邊隙一開所獲利能補用兵之費乎仁宗大悟曰卿與宰相立罷之公曰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不可自有司出也仁宗大喜命公密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于澶州爲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書北京至今父老過其下必稽首流涕南京鴻慶宮成奉安三聖像當遣柄臣特命公爲禮儀使鄉黨榮之仁宗遂欲用公而公以目疾求去甚力乃加端明殿學士歸院判尚書都省兼領銀臺司審刑院太常寺事慶曆中衛士夜逾宮垣爲變仁宗旦語二府以貴妃張氏有扈蹕之功樞密

使夏竦倡言宜講求所以尊異貴妃之禮宰相陳執中不知所爲公見執中言漢馮婕妤好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尊貴妃古無是禮若果行之天下謗議必大萃於公終身不可雪也執中聳然敬從公言而罷修宗正寺玉牒補綴失亡爲書數百卷自陝右用兵公私困乏士大夫爭言豐財省費之道然多不得其要公自爲諫官御史中丞三司使皆爲上精言之一日仁宗御資政殿召兩府侍從賜坐手詔問天下事公退直禁林是日有旨鎖院公旣草制書又條對所問數千言夜半

與制書皆上仁宗驚異又手詔獨策公明日復出數千言大畧以謂太祖定天下用兵不過十五萬今百餘萬而更言不足自祥符以來萬事墮弛務爲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子磨勘遷補之法旣壞而任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旣窘則政出一切大商姦民乘隙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矣此治亂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治公旣明習歷代損益又周知祖宗法度悉陳其本末羸虛所以然之狀及當今所宜救治施行之畧而其末乃論古今治亂在上下離合之間比年已來朝廷頗引輕驗

之人布之言路違道干譽利口爲賢內則臺諫外則監司下至胥吏僮奴皆可以構危其上自將相公卿宿貴之人皆爭屈體以收禮後輩有不然者則謗毀隨之惴惴焉惟恐不免何暇展布心體爲國立事哉此風不革天下無時而治也上益異之書文儒二字以賜月餘御迎陽門召兩制近侍復賜問目曰朕之闕失國之姦蠹朝之儉諛皆直言其狀獨引公近御榻密訪之且有大有用語公歎曰暴人之私迫人於險而攘之我不爲也終無所言公旣剛簡自信不卹毀譽故小人思有以中之會三司判官楊儀以請求得罪公坐與儀厚善遂罷職出知滁州不數月上悟還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明年加龍圖閣學士遷給事中知杭州公平生學道虛一而靜故所至皆不言而治旣去人必思之自杭丁太夫人憂服除以舊職還朝判流內銓建言畿內稅重非所以示天下是歲郊赦減畿內稅三分遂爲定制秦州叛羌斷古渭路帥張昇發兵討賊而副總管劉渙不受命皆罷之拜公侍讀學士知秦州公力辭不拜曰渙與昇有階級今互言而兩罷帥不可爲也昇以故得不罷以公爲禮

東坡全集卷之十四
部侍郎知滑州改戶部侍郎移鎮西蜀始李順以
甲午歲叛蜀人記之至是方以爲憂而轉運使攝
守事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儂智高
在南詔欲來寇蜀攝守妄人也聞之大驚移兵屯
邊郡益調額外弓手發民築城日夜不得休息民
大驚擾爭遷居城中男女昏會不復以年賤粥穀
帛市金銀埋之地中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戍蜀
兵仗絡繹相望於道詔促公行且許以便宜從事
公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險不通其間皆雜種
不相役屬安能舉大兵爲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

臣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仗輒遣還入境下令
邛部川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屯邊兵
散遣弓手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城門皆通夕
不閉蜀遂大安已而得邛部川之譯人始爲此謀
者斬之梟首境上而配流其餘黨於湖南西南夷
大震先是朝廷獲智高母子留不殺欲以招智高
至是乃伏法復以三司使召還奏罷蜀橫賦四十
萬減鑄鐵錢十餘萬蜀人至今紀之初主計京師
有三年糧而馬粟倍之至是馬粟僅足一歲而糧
亦減半因建言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通

五達之郊非如雍洛有山河形勝足恃也特依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汴河控引江淮利盡南海天聖以前歲發民浚之故河行地中有張君平者以疏導京東積水始輟用汴夫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費役爲功河日以堙塞今仰而望河非祖宗之舊也遂畫漕運十四策宰相富弼讀公奏上前書漏盡十刻侍衛皆跛倚仁宗太息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所啓施行退謂公曰自慶曆以來公論食貨詳矣朝廷每有所損益必以公奏爲議本凡除主計未嘗敢先公也其後未朞年而京師有五年之蓄遷吏部侍郎復以目疾請郡遷尚書左丞知南京未幾以工部尚書知秦州時亮祚方驕僭閱士馬築堡篳築城之西壓秦境上屬戶皆逃匿山林公卽料簡將士聲音出塞實按軍不動賊旣不至言者因論公無賊而輕舉宰相曾公亮昌言於朝曰兵不出塞何名爲輕舉張公豈輕者哉賊所以不至者以有備故也有備而賊不至則以輕舉罪之邊臣自是不敢爲先事之備也議者乃服初命公秦州有旨再除當除宣徽使議者欲以是沮撓之公笑曰吾於死生

禍福未嘗擇也宣徽使於我何有哉力請解復知
南京封清河郡公英宗卽位遷禮部尚書知陳州
過都留判尚書都省請知鄆州陛辭論天下事英
宗歎曰學士其可以去朝廷哉公力請行加侍讀
學士徙定州乞歸養改徐州英宗屢欲召還而左
右無助公者一日謂執政曰吾在藩邸時見其芻
蕘論及所對策近者代言之臣未嘗副吾意若使
居典誥之任亦國華也執政乃始奉詔拜翰林學
士承旨問治道體要公以簡易誠明爲對言近而
指遠不覺前席曰吾昔奉朝請望侍從大臣以謂
皆天下選人今乃不然聞學士之言始知有人矣
胡宿罷樞密副使上欲以公代之而執政請用郭
遼英宗以語公公曰自慶曆以後擢任二府必參
之中書臣知事君而已遷刑部尚書英宗不豫學
士王珪當直不召召公赴福寧殿上憑几不言賜
公坐出書一幅八字曰來日降詔立皇太子公抗
聲曰必穎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上力疾書以
付公公旣草制尋充冊立皇太子禮儀使神宗卽
位召見側門公曰仁宗崩厚葬過禮公私騷然請
損之上曰奉先可損乎公曰遺制固云以先志行

之天子之孝也上歎曰是吾心也公又奏百官遷秩恩已過厚若錫賚復用嘉祐近比恐國力不能支乞追用乾興例足矣從之省費十七八遷戶部尚書御史中丞王陶擊宰相叅知政事吳奎與之辨上欲罷奎公適對上曰奎罷當以卿代公力辭上曰卿歷三朝無所阿附左右莫爲先容可謂獨立傑出矣先帝已欲用卿今復何辭公曰韓琦久在告意保全奎奎免必不復起琦勲在王室願陛下復奎位乎詔諭琦以全始終之分上嗟嘆久之繼出小紙曰奎位執政而擊中司謂朕手詔爲內

批持之三日不下不去可乎公復論如初上從之賜琦詔如公言久之琦求去堅甚夜召公議公復申前論上曰琦志不可奪也公遂建議宜寵以兩鎮節鉞且虛府以示復用從之面命公爲叅知政事以親疾辭上曰受命以慰親意庶有瘳也是夕復詔知制誥鄭獬內東門別殿諭以用公意制詞皆出上旨制出公以親疾在告召對押赴中書御史中丞缺曾公亮欲用王安石公極論安石不可用不數日魏公捐館上歎息不已命近璫及內司賓存問日至虛位以待公尋詔起復因上章乃免

服除以安石不悅拜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入覲請南京留臺上欲以爲宜徽使修國史不可則欲以爲提舉集禧觀判都省所以留公者百方公皆力辭遂知陳州時方置條例司行新法大率欲豐財而強兵公因陛辭極論其害皆深言危語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兵猶火也不戢當自焚若行新法不已其極必有覆舟自焚之憂上雅敬公不甚其言曰能復少留乎公曰退卽行矣上亦悵然至陳陝西方用兵卒叛慶州聲搖關輔京西漕檄捕盜皆以兵會所屬州白刃橫野民大惶駭公

收其檄不行而奏之上謂執政曰守臣不當爾耶臨事乃見人詔令西兵各歸其舊吏方以苛察爲能小不中意輒置司推治一州至數獄追逮數千里死者甚衆公以事聞詔立條約下諸路時監司皆新進趨時興利長吏初不與聞公曰吾衰矣雅不能事人歸歟以全吾志卽力請留臺而歸未幾復知陳州暇日坐西軒聞外板築喧甚曰民築嘉應侯張太尉廟公曰巢賊亂天下趙犖以孤城力戰保此邦捍大患者也此而不祀張侯何爲者哉命夷其廟立趙侯廟佛舍中未幾改南京且命入

覲不待次對前殿曰先帝嘗言卿不立交黨退朝
掩關終日無一客命坐賜茶尋拜宣徽北院使檢
校太尉判應天府公曰宣徽使非寄任不除臣求
鄉郡自便而得之恐啓僥倖路上曰朕未之思改
判青州告免延和殿賜坐問祖宗禦戎之策孰長
公曰太祖不勤遠畧如夏州李彝興靈武馮暉河
西折御卿皆因其酋豪許以世襲故邊圉無事董
遵誨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
年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而少遣兵諸將財力豐而
令行而謀精密吏士用命賊所入輒先知併

宗之戰無不克故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少片
太祖之世邊鄙不聳天下安樂及太宗平并州欲
遂取燕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曹彬劉廷謙傅潛
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萬又內徙李彝興馮暉
之族繼遷之變三邊皆擾而朝廷始旰食矣真宗
之禮趙德明納款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
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祖宗之事大畧如此
亦可以鑒矣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驗僥倖
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
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上曰慶曆以來卿

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公曰臣時爲學士誓
詔封冊皆臣所草具言本末上驚曰爾時已爲學
士可謂舊德矣時契丹遣泛使蕭禧來上問虜意
安在公曰虜自與中國通好安於豢養吏士驕惰
實不欲用兵昔蕭英劉六符來仁宗命二府置酒
殿廬與語英頗泄其情六符色目之英歸竟以此
得罪今禧黠虜願如故事令大臣與議無屈帝尊
與虜交口上曰朕念慶曆再和之後中國不復爲
善後之備故修武事爲應兵耳公曰應兵者兵禍
之已成者也消變於未成善之善者也公每辭去

上每遣之空易其期遂詔公歸院供職

以河東疆事爲辭上復以問公公曰嘉祐二年
使蕭扈嘗言之朝廷討論之詳矣命館伴王洙請
之扈不能對錄其條目付扈歸因以洙藁上之禧
當辭偃蹇臥驛中不起執政未知爲言公班次
府因朝謂樞密使吳充曰禧不卽行使主者日致
饋而勿問且使邊吏以其故檄虜中可也充啓用
其說禧卽日行除中太一宮使進對禮秩凡皆與
執政同公在朝雖不任職然多建明上數欲廢易
汴渠公曰此祖宗建國之本不可輕議餉道一梗

兵安所仰食則朝廷無置足之地矣非老臣誰敢言此自王安石爲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爲器邊關海舶不復議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耗而西南此三虜皆山積公極論其害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之令典所以保國便民者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有星孛于軫詔求直言公上疏論所以致變之故人皆爲恐慄上皆優容之求去愈力上曰卿在朝豈有所好惡者歟何欲去之速也公曰臣平生未嘗與人交惡但欲歸老耳上知不可留乃以爲言

言獄南院

與韓絳共事而卿論政不同又欲除樞密使而卿論兵復異卿受先帝末命卒無以副朕意乎因泣然泣下賜帶如嘗任宰相者高麗使過南京長吏當送迎公言臣班視二府不可爲陪臣屈詔獨遣少尹使者見公恐慄不敢仰視師征安南公以謂舉西北壯士健馬棄之南方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若社稷之福則老師費財無功而還因論交趾風俗與諸夷不類自建隆以來吳昌文丁部黎栢李公縕四易姓矣皆以大校篡立有唐末五代藩鎮傾奪之風此可以計破者也遂條上九事習知蠻

事者皆服其精鍊師還如公言新法既粥坊場河渡司農又并祠廟粥之官旣得錢聽民爲買區廟中侮慢穢踐無所不至公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闕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爲宋始封二祠者獨不可免於鬻乎上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莫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不得鬻公自念將老無以報上論事益切至於論兵起獄尤爲反復深言曰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上爲感動至永樂之敗頗思其言公請老不已拜東太一宮使就第章數十上拜太子少師以宣徽使致仕

官制行罷宣徽院獨命公領使如舊今上卽位執政輒罷公使以太子太保致仕元祐六年詔復置宣徽使乃命公復南院章四上不拜壘書嘉之以其年十二月二日薨享年八十五計聞輟視朝一日特贈司空制服苑中官其親屬五人太皇太后對輔臣嗟歎其忠正公遺令不請謚尚書右丞蘇轍爲請詔有司議謚曰文定娶馬氏太常少卿絳之女追封永嘉郡夫人四子邦彥大理評事邦直邦傑太常寺太祝皆先公卒恕今爲右朝散郎通判應天府信厚敦敏篤學朝廷數欲用之以公老

不忍去左右詔聽之三女長適殿中丞蔡天申次
適右朝奉郎王鞏其季已嫁而復歸孫男四人欽
咨欽亮欽弼欽憲孫女三人並幼公晚自謂樂全
居士有樂全集四十卷玉堂集二十卷注仁宗樂
書一卷神宗嘗賜親札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
代之風書之典誥無以加焉西漢所不及也所與
交者范仲淹吳育宋祁三人皆敬憚之曰不動如
山安道有焉晚與軾先大夫游論古今治亂及一
時人物皆不謀而同軾與第轍以是皆得出入閣
下軾嘗論次其文曰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

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爲一時所宗其論盛
孝章郗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
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總練名實之意自
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
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已來以事君爲容者
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公其庶幾乎
烏乎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
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
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爲布衣則頽然已有
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

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
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
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
之言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
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
公者寡不悅公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
爲首世以軾爲知言公始爲諫官薦劉夔王質自
代卽日擢用及貝州軍叛上欲遣公出征舉明鎬
自代卽以爲將而貝州平熙寧中軾將往見公於
陳宰相曾公亮謂軾曰吾受知張公所以至此者
公恩也軾以問公公悵然久之曰吾嘗密薦公亮人
無知者豈仁宗以語之乎軾以是知公雖不偶於
世而人主信之蓋如此公性與道合得佛老之妙
屬纊之日凜然如平生有星隕于北牖及薨赤氣
自寢升里人望而驚焉以七年八月九日庚申塋
于宋城縣永安鄉仁孝里其子恕使以王鞏之狀
來求銘銘曰

大道之行士貴其身維人求我匪我求人秦漢以
來士賤君肆區區僕臣以得爲喜功利之趨謗毀
是逃我觀其身夏畦之勞紛紜叢脞千載一律帝

閔下俗異人乃出是生我公龍章鳳姿翔於千仞
世挽留之浩然直前有礙則止放爲江河匯爲沼
沚穆穆三聖如天如淵前席惟藟見黯必冠豈不
用公道有不契出其緒餘則已驚世公之所能我
不敢知乘雲馭風與汗漫期噫天何時復生此傑
我作銘詩以詔王國

世師人生計之蓋收此公也與並合野制夫之使
無味者豈不宗以詰之乎輝以長味公雖不用然
公恩也輝以問公公則然人之曰昔密魯公其人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墓誌銘

故龍圖閣學士滕公墓誌銘

代張文定公作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初臨海內厲精爲治旁
求天下以出異人得英偉大度之士滕公元發始
見知于英祖而未及用書其姓名藏于禁中帝以
是知之旣見公姿度雄爽問天下所以治亂不思
而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
朋黨亂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公曰君
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

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不治帝太息曰天下名言也遂以右正言知制誥諫院開封府拜御史中丞翰林學士且大用矣而公性疎達不疑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帝知其誠盡事無鉅細人無親疎輒以問公或中夜降手詔使者旁午公隨事解答不自嫌外而執政方立新法天下洶洶恐公有言而帝信之故相與造事謗公帝雖不疑然亦出公于外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鄆州移定與青留守南都徙齊鄧二州用公之意蓋未衰也而公之妻黨有犯法至

大不道者小人因是出力擠公必欲殺之帝知其無罪落職知池州徙蔡未行改安州既罷入朝未對而左右不悅者又中以飛語復貶筠州士大夫爲公危慄或以爲且有後命公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乃上書自明帝覽之釋然卽以爲湖州方且復用而帝升遐公讀遺詔僵仆頓絕久之乃蘇曰已矣吾無所自盡矣今上卽位徙公爲蘇揚二州除公龍圖閣直學士復以爲鄆州徙真定河東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將而宦官爲走馬者誣公病不任職詔徙許州御史

論公守邊奇偉之狀且言其不病詔復留河東而公已老蓋年七十有一矣卽力求淮南上不得已乃以龍圖閣學士知揚州未至而薨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也方平歷事三宗逮與天聖景德間賢公卿游公雖爲晚進而開濟之資邁往之氣蓋有前人風度以先帝神武英斷知公如此而終不大用每進小人輒讒之公嘗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卽惡何罪毀言日聞天下聞而悲之嗚呼命也夫公諱甫字元發其後避高魯王諱以字爲名而字達道東陽人也滕氏出周文公

之子錯封於滕所謂滕叔繡者十一代祖令琮爲唐國子司業令琮生太常博士翼翼生贈戶部侍郎伉伉生贈禮部侍郎蓋蓋生戶部侍郎贈右僕射珣珣生太中大夫睦州刺史邁邁生越州觀察推官綽綽生祠部郎中文規文規生公之曾祖諱仁俊爲温州永嘉令祖諱鑒不仕皇考諱高贈中大夫曾祖母祖母皆范氏繼祖母陳氏皇妣王氏追封太原郡君生公之夕夢虎行月中而墮其室九歲能賦敏捷過人范希文皇考舅也見公而奇之教以爲文希文爲蘇州而安定胡先生瑗居于

蘇公往從之門人以千數第其文公常爲首嘗舉進士試于庭宋子京竒其文擢爲第三人而以聲韻不中法罷之其後八年復中第第三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時孫元規守錢塘一見公曰名臣也後當爲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要召試學士院充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除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判戶部勾院公在館閣未嘗就第見執政故宰相不悅不遷者十年旣遇知神宗爲諫官知無不言然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班爲跋扈上以問公公曰宰相固有罪然以爲跋扈則臣爲欺天陷人矣爲開封府三獄皆滿公視事之日理出數百人決遣殆盡京師翕然稱之爲御史中丞中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逵修堡樞密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矣公言戰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今中書欲戰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願敕大臣凡戰守除帥議同而後下上善之諫官楊繪言宰相不當以其子判鼓院上曰繪不習朝廷事鼓院傳達而已何與於事公曰人有訴宰相者使其子傳達之可乎且天下見宰相子在是豈敢

復訴事上悟爲罷之种諤擅築綏州且與薛向發諸路兵環慶保安皆出剽掠西人復誘殺將官楊定公上疏極言亮祚已納款不當失信邊隙一開兵連民疲必爲內憂京師郡國地震公三上疏指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悅出公知秦州上面謂曰秦州非朕意也留不遣詔館伴契丹使前此館伴非其人使者議神塔子事往復紛然是歲契丹遣蕭林牙揚興公來聘朝廷憂之公見興公開懷與語問其家世父祖事委曲詳盡興公驚且喜不復論去歲事將去與公馬上泣別林牙謂興公曰君

勝公善豈將留此乎上聞之大喜因公奏事殿中歎曰朕欲擢卿執政卿逾月不對而大臣力薦用唐介矣公曰臣恨未有死所報陛下知遇豈愛官職者唐淑問孫覺言公短上不信悉以其言示公所以慰勞公者甚厚公頓首曰陛下無所疑臣無所愧足矣河朔地大震涌沙出水壞城池廬舍命公爲安撫使官吏皆幄寢居民恐懼棄家而芟舍公獨臥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民始歸安其室乃命塋死者食饑者除田稅察情吏修堤防繕甲兵督盜賊河朔遂安使還大

臣將除公并州上復留公開封府民有王頰者爲鄰婦隱其金閱數尹不能辨頰憤悶至病偃杖而訴於公公呼鄰婦一問得其情取金還頰頰奮身仰謝失偃所在投杖而出一府大駭除翰林學士夏國主秉常被篡公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爲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上竒其策然不果用欲以公爲三司使力辭已而除公瀛洲安撫使

公入頓首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黨人願陛下少回昔日之眷無使臣爲黨人所快則天下皆知事君爲得而事黨人爲無益矣上爲改容公以皇考諱辭高陽關乃除鄆州治盜有方不獨用威猛時有所縱捨盜爲屏息移定州許入覲力言新法之害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今爲郡守親見其害民者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定州以上已宴郊外有報契丹入寇邊民來逃者將吏大駭請起治兵公笑曰非爾所知也益置酒作樂遣人諭逃者曰吾在此虜不敢動使各歸業明日問之果妄諸

將以是服公韓忠彥使契丹楊興公迎勞問公所
在且曰滕公可謂開口見心矣忠彥歸奏上喜進
公禮部侍郎使再任詔曰寬嚴有體邊人安焉公
因作堂以安邊名之公去國既久而心在王室著
書五篇一曰尊主勢二曰本聖心三曰校人品四
曰破朋黨五曰贊治道上之其畧曰陛下聖神文
武自足以幹運六合譬之青天白日不必點綴自
然清明識者韙其言天下大旱詔求直言公上疏
曰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詔應熙
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罷則民氣和

而天意解矣富彥國之守青州也嘗置教閱馬步
軍九指揮彥國既去軍稍缺不補公至青復完之
至溢額數千其後朝廷屢發諸路兵或喪失不還
惟青州兵至今爲盛其謫守池安皆以靜治聞飲
酒賦詩未嘗有遷謫意侍郎韓丕旅殞于安五十
年矣學士鄭獬安人也既沒十年貧不克葬公皆
葬之著作佐郎木炎居喪以毀卒公既助其葬又
爲買田賙之敕使謝諲市物于安因緣爲姦民被
其毒公密疏姦狀上爲罷黜諲自安定先生之亡
公常割俸以賙其子及爲湖州祭其墓哭之慟東

南之士歸心焉自揚徙鄆歲方饑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爲備鄆有劇賊數人公悉知其所舍遣吏掩捕皆獲吏民不知所出郡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公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爲學田遂絕其訟學者作新田詩以美之特淮南京東皆大饑公獨有所乞米爲備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并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爲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爲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竈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上遣工部郎中王吉按視之廬舍道巷引繩綦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蓋活五萬人云徙真定乞以便宜除盜許之然訖公之去無一人死法外者秋大熟積饑之民方賴以生而有司爭糴穀貴公奏邊廩有餘請罷糴二年從之徙知太原府河東兵勞民貧而土豪將吏皆利於有警故喜作邊事民不堪命公始至蕃族來賀令曰謹斥候無開邊隙有寇而失備與無寇而生事者皆斬自軍司馬泂邊安撫以下皆勒以軍法西人獵境上河外請益兵公曰

東坡全集卷之十五
寇來則死之吾不出一兵也河東十二將其四以備北其八以備西八將更休爲上下番是歲八月邊郡稱有警請八將皆上謂之防秋公曰賊若并兵犯我雖八將不敵也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卒遣更休而將吏懼甚扣閤爭之公指其頸曰吾已捨此矣頸可斷兵不可出卒無寇省芻粟十五萬河東之所患者鹽與和糴也公稍更其法明著稅額而通鹽商配率糧草視物力高下而不以占田多少爲差民以爲便陽曲縣舊治城西汾決徙城中縣廢爲荒田公奏還之使縣治堤防如黃河民復

成市諸將駐列城者長吏或不欲摭誣以事有至死者公奏立法將有罪徙他郡訊驗諸將聞之喜曰公保吾生當報以死西夏請復故地詔賜以四寨而葭蘆隸河東公曰取城易棄城難昔棄囉凡西人襲我不備喪金帛不貲且爲夷狄笑乃命部將訾虎蕭士元以兵護遷號令嚴整寇不能近無一瓦之失將賜寨公請先畫界而後棄不從西人已得地則請凡畫界以綏德城爲法從之公曰若法綏德以二十里爲界則吳堡去葭蘆百二十里爲失百里矣兵家以進退尺寸爲強弱今一舉而

失百里不可力爭之已而謀者得西人之謀曰吾將出勁兵於義吳二寨之間劫漢使不得出兵則二寨亦棄矣公遂復前議章九上至數萬言議者謂近世名將無及公者公爲文與詩英發妙麗每出一篇學者爭誦之篤於行義事父母撫諸弟以孝友聞臨大事決大議毅然不計死生至於已私則小心莊栗惟恐有過其事上及與人交馭將吏待妻子奴婢一以至誠仕自大理評事至右光祿大夫職至龍圖閣學士勲至上柱國爵至南陽郡開國侯食邑至一千六百戶實封至八百戶贈銀

青光祿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娶李氏唐御史大夫栖筠之後晉卿之女累封建安郡君先公卒贈永寧郡君子三人祐祁皆承奉郎裕尚幼女五人長適朝請知楚州何洵直次適宣德郎祕書省正字王炳早卒次適宣德郎太學博士王渙之次復適王炳季適方平之子朝散郎南京通判恕孫男六人將以元祐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癸酉葬于蘇州長洲縣彭華鄉陽山之栗塢銘曰

天之降材千夫一人人之逢時千載一君生之旣難得之豈易而彼讒人曾不少置昔在帝堯其畏

巧言讒說震驚雖堯亦然偉哉滕公廊廟之具帝
欲用公將起輒什賴帝之明雖什復興小試于邊
戎狄是膺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老成云亡吾誰與
處若古有訓無競維人公之治邊折衝精神猛虎
在山藜藿茂遂及其既亡樵牧所易公官三品以
壽考終我銘之悲夫豈爲公

王子立墓誌銘

子立諱適趙郡臨城人也始予爲徐州子立爲州
學生知其賢而有文喜怒不見得喪若一日是有
類子由者故以其子妻之與其弟適子敏皆從余

於吳興學道日進東南之士稱之余得罪於吳興
親戚故人皆驚散獨兩王子不去送余出郊曰死
生禍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余家致之南都而
子立又從子由謫於高安績溪同其有無賦詩絃
歌講道著書於席門茅屋之下者五年未嘗有愠
色余與子由有六男子皆以童子從子立遊學文
有師法人人自重不敢嬉宕子立實使然元祐四
年冬自京師將適濟南未至卒于奉高之傳舍蓋
十月二十五日也享年三十五曾祖諱璘贈中書
令妣田氏楚國夫人祖襲工部侍郎知樞密院贈

太尉謚忠穆妣宋氏仁壽郡夫人考諱正路比部郎中知濮州贈光祿大夫妣李氏壽安縣君一女初伏有遺腹子喬文集十五卷其學長於禮服子由謂其文朱絃疏越一唱而三歎者也七年十一月五日其兄遽子開塋于臨城龍門鄉兩口村先塋之側銘曰

知性以爲存不壽非其怨也知義以爲榮不貴非其羨也而未能忘於文則猶有意於傳也嗚呼百世之後其姓名與我皆隱顯也

寶月大師塔銘

寶月大師惟簡字宗古姓蘇氏眉之眉山人於余爲無服兄九歲事成都中和勝相院慧悟大師十先得度二十九賜紫三十六賜號其同門友文雅大師惟慶爲成都僧統所治萬餘人鞭笞不用中外肅伏慶博學通古今善爲詩至於持律總衆酬酢事物則師密相之也凡三十餘年人莫知其出於師者師清亮敏達綜練萬事端身以律物勞已以裕人人皆高其才服其心凡所欲爲趨成之更新其精舍之在成都與鄂者凡一百七十三間經藏一廬舍那阿彌陀彌勒大悲像四塲禱二十七

皆談笑而成其堅緻可支一世師於佛事雖若有
爲譬之農夫畦而種之待其自成不數數然也故
余嘗以爲修三摩鉢提者蜀守與使者皆一時名
公卿人人與師善然師常罕見寡言務自却遠蓋
不可得而親疎者喜施藥所活不可勝數少時瘠
黑如梵僧既老而皙若復少者或曰是有陰德發
於面壽未可涯也紹聖二年六月九日始得微疾
卽以書告於往來者勅其子孫皆佛法大事無一
語私其身至二十二日集其徒問日蚤莫及辰曰
吾行矣遂化年八十四是月二十六日歸骨于城

東智福院之壽塔弟子三人海慧大師士瑜先亡
次士隆次紹賢爲成都副僧統孫十四人悟遷悟
清悟文悟真悟緣悟深悟微悟開悟通悟誠悟益
悟權悟緘曾孫三人法舟法榮法原以家法嚴故
多有聞者師少與蜀人張隱君少愚善吾先君宮
師亦深知之曰此子才用不減澄觀若事當有立
於世爲僧亦無出其右者已而果然余謫居惠州
舟實來請銘銘曰

大師寶月古字簡名出趙郡蘇東坡之兄自少潔
齊老而彌剛領袖萬僧名聞四方壽八十四臘六

東坡全集卷之十五
十五瑩然摩尼歸真于上錦城之東松栢森森子
孫如林蔽芾其陰

陸道士墓誌銘

道士陸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家世爲黃冠師子厚
獨狷潔精苦不容於其徒去之遠游始見余黃州
出所作詩論內外丹指畧蓋自以爲決不死者然
余嘗告之曰子神清而骨寒其清可以仙其寒亦
足以死其後十五年復來見余惠州則得瘦疾骨
見衣表然詩益工論內外丹益精曰吾真坐寒而
死矣每從事於養生輒有以敗之類物有害吾生

者余曰然子若死必復爲道士以究此志余時適
得美石如黑玉曰當以是志子墓子厚笑曰幸甚
久之子厚去余之河源開元觀客於縣令馮祖仁
而余亦謫海南是歲五月十九日竟以疾卒年五
十祖仁葬之觀後蓋紹聖四年也銘曰

嗚呼多藝此黃冠詩棊醫卜內外丹無求於世宜
堅完龜饑鶴瘦終難安哀哉六巧坐一寒祝子復
來少宏寬毋復清詩助消酸龍虎尤成無或奸往
駕赤螭驟青鸞

李太師墓誌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李氏之先世有德人使皆好學忠信而文則其成材五季得之崎嶇兵間亦何所爲世養于蒙以待承平允文太師發跡于經人知誦之公蹈用之其言皆經其行中之仁致麟鳳自不覆巢使公逢時鳳鳴其郊公爲獄官遇囚如子視囚出入如已生死以德報怨世有或然任其不斂仁人所難是心惟微實聞于帝無疆之休以來本世篤生三子其幼益隆如誼仲舒烏陽是逢始墓于魏物不稱德河流墓改隧以冕服公之令聞追配太丘子孫公

朱亥墓誌

崔嵬高丘其下爲誰惟魏烈士朱亥是依時惟布衣不震不驚晉鄙在師孔嚴不孤進承其願視如豚豕昔其在屠誰養其威鼓刀市人誰者畏之世之勇夫殺人如蒿及其所難或失其刀惟是貧賤無以自豪是謂眞勇士之布衣其亦在養有或不養臨事而恐惟是屠者其養可取

劉夫人墓誌銘

代韓持國作

夫人姓劉氏開封人曾大父處士諱巖大父大理

寺丞諱惟吉考贈右金吾衛將軍諱達夫人年十七歸于武功蘇才翁翁諱舜元參知政事諱易簡之孫贈工部侍郎諱耆之子也少與弟子美聖闢皆有盛名蘇氏既大家而姑王夫人太尉文正公之息女也嚴重有識其子自為擇婦甚難之久乃得夫人夫人事姑能委曲順其意嘗侍疾不解衣累月凡姑所欲不求而獲所不欲無一至前者既愈謂家人曰微是婦吾不起矣命諸女拜之而弗荅也子美聖闢皆早世夫人待二姒撫諸孤恩禮甚厚子美正獻杜公婿也杜公聞而賢之

曰可以為女師夫人既老二子消解更守壽春已而消守襄陽解復按木道刑獄夫人皆就養焉及消徙平陽道京師子注為尚書郎拜觀門外士大夫榮之消侍夫人至管城以疾不起注逆以歸京師夫人悼消不已後消四十五日元豐八年十月五日以疾卒於私第享年八十一夫人孝友慈儉薄於奉身而厚於施人嚴於教子而寬於御下姻族中有悍妬者見之輒慙而化性不蓄財浣衣菲食以終其身消自蜀還以重錦二十兩以獻夫人夫人喜曰可以適吾意之所欲與者命刀尺以親

疎散之一日而盡好誦佛書受五戒預爲送終具甚備至疾革怡然不亂始封隆德縣君後爲彭城縣太君改仁壽縣太君才翁旣顯於世矣而位不充其志仕至尚書郎贈光祿大夫而子男七人皆以才顯洎朝奉大夫知潞州解朝請郎京西提點刑獄注朝散郎尚書司勳郎中洞右贊善大夫將作監丞洪洎汶皆舉進士女二人長適進士虞大蒙次適承議郎郭逢原孫男十三人之類無爲軍刑官之閔早卒之冉汝州梁縣尉之孟之偃之友之恂之悌之邵之揚之南之烈之黠孫女十三人

曾孫男七人開憲潔商若赤仕曾孫女五人解將以元豐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夫人於潤州丹徒縣五老山下才翁之塋使求乞銘才翁於余爲從母子而余娶於蘇氏故知夫人爲詳銘曰孝友慈儉行爲女師篤於教也輕財樂施屬纊不亂幾於道也壽考康寧子孫多賢不虛報也我銘孔約無有愧辭以信告也

亡妻王氏墓誌銘

治平二年五月丁亥趙郡蘇軾之妻王氏卒于京師六月甲午殯于京城之西其明年六月壬午葬

於眉之東北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軾銘其墓曰君諱弗眉之青神人鄉貢進士方之女生十有六年而歸于軾有子邁君之未嫁事父母既嫁事吾先君先夫人皆以謹肅聞其始未嘗自言其知書也見軾讀書則終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後軾有所忘君輒能記之問其他書則皆畧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靜也從軾官于鳳翔軾有所爲於外君未嘗不問知其詳曰子去親遠不可以不愼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軾者相語也軾與客言於外君立屏間聽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輒持兩端惟子意之所嚮子何用與是人言有來求與軾親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與人銳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將死之歲其言多可聽類有識者其死也蓋年二十有七而已始死先君命軾曰婦從汝于艱難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諸其姑之側未暮年而先君沒軾謹以遺令葬之銘曰

君得從先夫人于九原余不能嗚呼哀哉余永無所依怙君雖沒其有與爲婦何傷乎嗚呼哀哉

乳母任氏墓誌銘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趙郡蘇軾子瞻之乳母任氏名採蓮眉之眉山人
父遂母李氏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儉至
老不衰乳亡姊八娘與軾養視軾之子邁迨過皆
有恩勞從軾官于杭密徐湖謫于黃元豐三年八
月壬寅卒于黃之臨臯亭享年七十有二十月壬
午塋于黃之東臯岡縣之北銘曰
生有以養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塋之不必其里
也我祭其從與享之其魂氣無不之也

保母楊氏墓誌銘

先夫人之妾楊氏名金蟬眉山山人年三十始隸蘇
氏頽然庸

保母年六十八

十年六月巳

州屬續不亂子由官於宋

載其柩殯於開元寺後八年軾自黃遷汝過宋塋
之於宋東南三里廣壽院之西實元豐八年二月
壬午也銘曰
百世之後陵谷易位知其爲蘇子之保母尚勿毀
也

朝雲墓誌銘

東坡先生侍妾曰朝雲字子霞姓王氏錢塘人敏
而好義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紹聖三年

七月壬辰卒于惠州年三十四八月庚申葬之豐
湖之上栖禪山寺之東南生守遯未暮而天益常
從比丘尼義冲學佛法亦粗識大意且死誦金剛
經四句偈以絕銘曰

浮屠是瞻伽藍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歸

壬午也銘曰

之於宋東南二里觀濤刻之西實示豐八平二月
燿其琳巖然開示寺於八平碑自黃巖文嚴宋墓
十平六月日

天壽然

新世平六十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卷十六至十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

行狀

司馬溫公行狀

曾祖政贈太子太保曾祖母薛氏贈溫國太夫人
祖炫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耀州富平縣事贈太子
太傅祖母皇甫氏贈溫國太夫人父池尚書吏部
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贈太師追封溫國公母聶氏
贈溫國太夫人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
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
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自高祖曾祖皆以

五代衰亂不仕富平府君始舉進士沒於縣令皆以氣節聞於鄉里而天章公以文學行義事真宗仁宗爲轉運使御史知雜事三司副使歷知鳳翔河中同杭號晉六州以清直仁厚聞於天下號稱一時名臣公自兒童凜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爲家人講卽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年十五書無所不通文辭醇深有西漢風天章公當任子次及公公推與二從兄然後受補郊社齋郎再奏將作監主簿年二十舉進士甲科改奉禮郎以天章公在杭辭所遷

官求齋書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未上丁大夫憂未除丁天章公憂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除齋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爲國子直講遷本寺丞故相龐籍名知人始與天章公遊見公而竒之及是爲樞密使薦公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大常禮院中官麥允言死詔以允言有軍功特給鹵簿公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纓以朝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爲繁纓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詔賜謚文正公言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

以當此書再上改謚文莊遷殿中丞除史館檢討

修日曆改集賢校理龐籍爲鄆州徙并州皆辟公

通判州事公感籍知己爲盡力時趙元昊始臣河

東貧甚官苦貴糴而民疲於遠輸麟州窟野河西

多良田皆故漢地公私雜耕天聖中始禁田河西

者虜乃得稍蠶食其地俯窺麟州爲河東憂籍請

公按視公爲畫五策宜因州中舊兵益禁兵三千

廂兵五百築二堡河西可使堡外三十里虜不敢

田則州西六十里無虜矣募民有能耕麟州閑田

者復其稅役十五年能耕窟野河西者長復之耕

者必衆官雖無所得而糴自賤可以漸紓河東之

民籍移麟州如公言而兵官郭恩勇且狂夜開城

門引千餘人渡河載酒食不爲戰備遇敵死之議

者歸罪於籍罷節度使知青州公守闕三上書乞

獨坐其事不報籍初不以此望公而公深以自咎

籍旣没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兩

賢之改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直秘閣判吏部南

曹遷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交趾貢異獸謂之麟

公言真僞不可知使其真非自然而至不足爲瑞

若僞爲遠夷笑願厚賜其使而還其獸因奏賦以

諷遷度支員外郎判句院擢修起居注五辭而後受判禮部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公言故事食不
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爲日食四方見京師
不見天意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
不知其爲災當益甚皆不當賀詔從之後遂以爲
常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蘇轍舉直言策入第四
等而考官以爲不當收公言轍於同科四人中言
最切直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時宰相亦以
爲當黜仁宗不許曰求直言以直棄之天下其謂
朕何公遂與諫官王陶同上疏願爲宗廟社稷自

重卻罷燕飲安養神氣後宮嬪御進見有度左右
小臣賜予有節厚味腊毒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
御上嘉納之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
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公時
爲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太宗無子則小
宗爲之後者爲之子也願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
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
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
付中書公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
可復反願公以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及公爲

諫官復上疏且面言臣昔爲并州通判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時仁宗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公言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公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喻宰相是日公復言江淮鹽事請中書白之宰相韓琦問公今日復何所言公默計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廣上意者卽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喻意不復言後十餘日有旨令

公與御史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與公屏語曰日者大饗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爲監祭公後容謂洙聞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專恨不以所言送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戶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耳時嘉祐六年閏八月也至九月公復上疏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卽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猝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

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唯曰敢不盡力後月餘詔英宗判宗正寺固辭不就職明年遂立爲皇太子稱疾不入公復上疏言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辭不貴之富至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爲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禮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太子不當辭避使者不當徒反凡召皇

子內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白

且必入

英宗遂受命充國公主下嫁李瑋以驕恣聞公上疏言太宗時姚坦爲充王翊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詐疾踰月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母曰王無疾以姚坦故鬱鬱成疾耳太宗怒曰王年少不知爲此汝輩教之杖乳母數十召坦慰勉之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子眞宗之妹陛下之姑而謙恭率禮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教子以太宗爲法公主事夫以獻穆爲法已而公主不安於李氏詔瑋出知衛州公主入居禁中而瑋母楊歸其兄璋

散遣其家人公言陛下追念章懿皇后故使瑋尚
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陛下獨無雨露之感
悽惻之心乎瑋既責降公主亦不得無罪上感悟
詔公主降封沂國待李氏恩禮不衰判檢院權判
國子監除知制誥力辭至八九以授天章閣待制
兼侍講賜三品服仍知諫院上疏言經畧安撫使
以便宜從事出於兵興權制非永世法及將相大
臣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凌忽轉運使使不得舉
職朝廷務省事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胥吏謹誦而
逐御史中丞輦官悖慢而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
不窮姦澤加於舊軍人詈三司使而法官以爲非
犯階級於用法疑其餘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爲
之變法推恩者多矣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
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
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公言董氏秩本微病革
之日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
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平陽公主
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
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新
定後宮封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公言別嫌明

微妃不當與后同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正爲此耳
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況妃乎知嘉祐八年
貢舉仁宗崩英宗以哀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
聽政公首上疏言童獻明肅太后保佑先帝進賢
退姦有大功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
天下今太后初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
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
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疎遠之則天
下服又上疏英宗言漢宣帝爲昭帝後終不追尊
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布衣得天下自以爲後元

帝亦不追尊鉅鹿都尉南頓君惟哀安桓靈皆自
旁親入繼大統追尊其祖父天下非之願以爲戒
時公所得仁宗遺賜珠金直百餘萬率同列三上
童言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
遺賜不可辭則宜許侍從以上進金錢佐山陵費
不許公乃以所得珠爲諫院公使錢金以遺其舅
氏義不藏於家英宗疾旣平皇太后還政公上疏
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母
子間人所難言者時有司立法皇太后有所取用
有司奏覆得御寶乃供公極論以爲不可當直下

合同司移所屬立供如上所取已乃具數奏太后以防矯僞曹佾除使相兩府皆遷公言佾無功而得使相陛下以慰母心耳今兩府皆遷無名若以還政爲功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都知任守忠等皆遷公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爲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章面交構兩宮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詔以守忠爲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時有詔陝西刺民兵號義勇公上疏極論其害云康定慶曆間籍陝西

民爲鄉弓手已而刺爲保捷指揮民被其毒兵終不可用遇敵先北正兵隨之每致崩潰縣官知其坐食無用汰遣歸農而惰游之人不能復反南畝疆者爲盜弱者轉死父老至今流涕也今義勇何以異此章六上不從乞罷諫官不許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公言廣淵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爲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及卽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爲三司吏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卽位薄其爲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願黜

之以厲天下執政建言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公獨奮筆立議曰爲之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議成珪卽敕吏以公手藁爲案至今存焉時中外訥訥御史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趙瞻等皆爭之相繼降黜公上疏乞留之不可則乞與之皆貶初西戎遣使致祭而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公與呂誨乞

加宜罪不從明年西戎犯邊殺畧吏士趙滋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公亦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者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選將代之公言國家當戎狄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未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朝廷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今若選將代中祐則來者必以滋爲法而以中祐爲戒漸不可長宜敕邊吏疆場細故徐以文檄往反若輕以矢刃相加者坐之京師大水公上疏論三事皆盡言無

所隱諱除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內銓改右諫議大夫知治平四年貢舉神宗卽位首擢公爲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公曰臣不能爲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閣門強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遂爲御史中丞初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常朝班爲不臣宰相不從

陶爭之力遂罷公旣繼之言宰相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則不可已自頃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候宰相押班然後就職上曰可陶旣出知陳州謝章詆宰相不已執政議再貶陶公言陶誠可罪然陛下欲廣言路屈已受陶而宰相獨不能容乎乃已公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爲諫官卽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公在英宗時與呂誨

東坡全集卷之二十一
同論祖宗之制句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
內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位者皆暗理官資食其
廩給非祖宗本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爲內侍
省押班今除張茂則止四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
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董五上上爲盡罷寄
資內臣居簡亦補外未幾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
人公復爭之又言近者王中正往陝西知涇州劉
渙等諂事中正而鄜延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已
而渙等進權舜臣降黜權歸中正謗歸陛下是去
一
居簡上
問公所從知公曰臣得

之賓客非一人言事之有無惟陛下知之若無臣
不敢避妄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察詔用宮邸
直省官郭昭選等四人爲閤門祇候公言國初草
創天步尚艱故卽位之始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
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閤門祇候在文臣爲
館職豈可使廝役爲之英宗山陵公爲儀仗使賜
金五十兩銀合三百兩三上章辭從之邊吏上言
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
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
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

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萬西方用兵蓋自是始矣兼翰林侍讀學士登州有不成婚婦謀殺其夫傷而不死者吏疑問卽承知州事許遵讞之有司當婦絞而詔貸之遵上議準律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婦當減三等不當絞詔公與王安石議之安石是遵議公言謀殺

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爲二若謀爲所因與殺爲二則故與殺亦可爲二邪自宰相文彥博以下皆附公議然卒用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權知審官院百官上尊號公當答詔上疏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以爲深耻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上大悅手詔荅公非卿朕不聞此言善爲荅詞使

中外曉然知朕至誠非欺衆邀名者遂終身不復受尊號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賜以匹兩計止二萬未足以救災宜自文臣兩省武臣宗室刺史以上皆減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公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袞辭賜饌詩議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公曰袞辭祿猶賢於持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真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公

曰善理

不過頭會箕歛以盡民財民窮爲盜

非國之

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

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至其末盜賊盜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王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上曰朕

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荅之會安石當制遂引常
衮事責兩府兩府亦不復辭兼史館修撰上問公
可爲諫官者公薦呂誨誨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
詔公與張茂則同相視二股河及生堤利害公用
都水監丞宋昌言策乞於二股之西置上約約水
東流若東流日深北流自淺新芻漸備乃塞其北
放出御河胡盧河下流以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
時議者多不同公於上前反覆論難甚苦卒從之
後皆如公言賜詔獎諭王安石始爲政創立制置
三司條例司建爲青苗助糶水利均輸之政置提

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公上疏
逆陳其利害日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
公言者天下傳誦以公爲真宰相雖田父野老皆
號公司馬相公而婦人孺子知其爲君實也邇英
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公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
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守
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
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
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
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

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而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法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爲條例司官耳上問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爲變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爲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符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

與平國用中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詆公曰光爲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公作而答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講畢賜坐戶外將出上命徙坐

戶內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訥訥何也王珪曰臣竦職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不知其虛實也上曰聞則言之公曰青苗出息平民爲之尚能以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況縣官法令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別與之不願不強也公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斗十餘錢東八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

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爲病公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況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已罷之幸甚上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柰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

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上曰然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公趨出上曰卿得無以惠卿之言不樂乎公曰不敢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公樞密副使公上童力辭至六七日上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詞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

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往反開喻者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爲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公求補外上猶欲用公公不可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宣撫

使下令分義勇四番欲以更戍邊選諸軍驍勇募
閭里惡少爲奇兵調民爲乾糧麩飯雖內郡不被
邊皆修城池樓櫓如邊郡且遣兵就糧長安河中
邠三輔騷然公上疏極言方凶歲公私困弊不可
舉事而永興一路城池樓櫓皆不急乾糧麩飯昔
嘗造後無用腐棄之宜撫司令臣皆未敢從若乏
軍興臣坐之於是一路獨得免頃之詔移知許州
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絕口不
論事以祀明堂恩加上柱國至熙寧七年上以天
下旱蝗詔求直言公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

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
利此尤病民者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吳充天子
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元豐五年公忽得語澁
疾自疑當中風乃豫作遺表大畧如六事加詳盡
感慨親書緘封置臥內且死當以授所善范純仁
范祖禹使上之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
四任提舉崇福宮官制行改太中大夫加資政殿
學士神宗崩公赴闕臨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
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
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懼會放辭謝遂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使勞公問所
當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爲諱閭閻愁苦於
下而上不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
羣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
之下詔勝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
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
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
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
此者必罰無赦太皇太后封詔草以問公公曰此
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時
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皆應詔言事
有欲借此二人以懲天下言者皆以非職而言贖
銅三十斤公具論其情且請改賜詔書行之天下
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公方
草具所當行者而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
役夫罷減皇城內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
狀者三十餘人戒敕中外無敢苛刻暴斂廢導洛
司物貨場及民所養戶馬寬保馬限皆從中出大
臣不與公上疏謝當今急務陛下畧已行之矣小
臣稽慢罪當萬死詔除公知陳州且過闕入見使

者勞問相望於道至則拜門下侍郎公力辭不許數賜手詔先帝新棄天下天子冲幼此何時而君辭位耶公不敢復辭以覃恩遷通議大夫初神宗皇帝以英偉絕人之資勵精求治凜凜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王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呂惠卿之流以此得志後者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先帝明聖獨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復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變身危持之不肯改然先帝終疑之遂退安石八年

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天下多故及二聖嗣位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公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爲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卽改之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等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罷之德宗晚年爲官市五坊小兒

身城全集卷之二十一
三六
暴橫鹽鐵使月進羨餘順宗卽位罷之當時悅服
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況太皇太后以母改
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公以爲治亂之機在於用
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
爲先凡所進退皆天下所謂當然者然後朝廷清
明人主始得聞天下利害之實遂罷保甲團教依
義勇法歲一閱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
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
皆除其息京東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
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陝茶以邊用未卽罷遣

使相覲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
凡昔之二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戶
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爲出於是天下釋然
曰此先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吾君之意
時獨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
也山陵畢遷公正議大夫公自以不與顧命不敢
當詔不許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詔公與尚書
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免舞蹈
公疾益甚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
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率用熙寧以前

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爲一路一州一縣
法詔卽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畧以和戎爲使用兵
爲非時異議者甚衆公持之益堅其後太師文彥
博議與公合衆不能奪又論將官之害詔諸將兵
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之又乞廢提舉常平
司以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公謂監司多
新進少年務爲刻急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
制以上於郡守中舉轉運使提點刑獄於通判中
舉轉運判官又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畧等爲十科
以求天下遺才命文臣升朝以上歲舉經明行修
一人以爲進士高選皆從之拜左僕射疾稍間將
起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
下尚書省公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公
肩輿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曰母拜公惶
恐入對延和殿再拜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糶糴
法以歲上中下熟爲三等穀賤及下等則增價糶
貴及上等則減價糶惟中等則否及下等而不糶
及上等而不糶皆坐之時二聖恭儉慈孝視民如
傷虛已以聽公公知無不爲以身任天下之責數
月復病以九月丙辰朔薨於西府享年六十八太

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躬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三日贈太師溫國公祿以一品禮服賻銀三千兩絹四千匹賜龍腦水銀以斂命戶部侍郎趙瞻入內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夏縣官其親族十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饑渴之嗜飲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郊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曆天文書數皆極其

妙晚節尤好禮爲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公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旣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曆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注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注繫辭二卷注老子道德論二卷集注太元經八卷大學中庸義一卷集注楊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外諮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初公患歷代史繁重學者不能綜況於人主遂

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八卷以進英
仇之命公續其書置局秘閣以其素所賢者劉

劉恕范祖禹爲屬官凡十九年而成起周威烈王訖五代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載其是非疑似之間皆有辯論一事而數說者必考合異同而歸之一作考異以志之神宗尤重其書以爲賢於荀悅親爲製敘賜名資治通鑑詔邇英讀其書賜賴邱舊書二千四百二卷書成拜資政殿學士賜金帛甚厚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爲

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務郎公歷事四朝皆爲人主所敬然神宗知公最深公思有以報之常摘孟子之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謂吾君不能謂之賊故雖議論違忤而神宗識其意待之愈厚及拜資政殿學士蓋有意復用公也夫復用公者豈徒然哉將必行其所言公亦識其意故爲政之日自信而不疑嗚呼若先帝可謂知人矣其知之也深公可謂不負所知矣其報之也六軾從公遊二十年知公平生爲詳故錄其大者爲行狀其餘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皆不

載諱狀

蘇廷評行狀

公諱序字仲先眉州眉山人其先蓋趙郡欒城人也會祖諱鉞祖諱祐父諱果三世不仕皆有隱德自皇考行義好施始有聞於鄉里至公而益著然皆自以爲不及其父祖矣皇祖生於唐末而卒於周顯德是時王氏孟氏相繼王蜀皇祖終不肯仕嘗以事遊成都有道士見之屏語曰少年有純德非我莫知子我能以藥變化百物世方亂可以此自全因以麴爲蠟皇祖笑曰吾不願學也道士曰

東坡全集卷之二十一
吾行天下未嘗以此語人自以爲至矣子又能不
學其過我遠甚遂去不復見公幼疏達不羈諸書
畧知其大義卽棄去謙而好施急人患難甚於爲
已衣食稍有餘輒費用或以予人立盡以此窮困
厄於饑寒者數矣然終不悔旋復有餘則曰吾固
知此不能果困人也益不復愛惜凶年鬻其田以
濟饑者旣豐人將償之公曰吾固自有以鬻之非
爾故也人不問知與不知徑與歡笑造極輸發府
藏小人或侮欺之公卒不懲人亦莫能測也李順
反攻圍眉州公年二十有二日操兵乘城會皇考

病沒而賊圍愈急居人相視涕泣無復生意而公
獨治喪執禮盡哀如平日太夫人憂甚公強施施
解之曰朝廷終不棄蜀賊行破矣慶曆中始有詔
州郡立學士驩言朝廷且以此取人爭願效職學
中公笑曰此好事卿相以爲美觀耳戒子孫無與
人爭入學郡吏素暴苛緣是大擾公作詩并譏之
以子奐登朝授大理評事慶曆七年五月十一日
終於家享年七十有五以八年二月某日葬於眉
山縣修文鄉安道里先塋之側累贈職方員外郎
娶史氏夫人先公十五年而卒追封蓬萊縣太君

生三子長曰澹不仕亦先公卒次日渙以進士得官所至有美稱及去人常思之或以比漢循吏終於都官郎中利州路提點刑獄季則軾之先人諱洵終於霸州文安縣土簿渙嘗爲閬州公往視其規畫措置良善爲留數日見其父老賢士大夫閬人亦喜之晚好爲詩能自道敏捷立成不求甚工有所欲言一發於詩比沒得數千首女二人長適杜垂裕幼適石揚言孫七人位份不欺不疑不危軾轍聞之自五代崩亂蜀之學者衰少又皆懷慕

鄉黨不肯出仕公始命其子渙就學所以勸導成就者無所不至及渙以進士得官西歸父老縱觀以爲榮教其子孫者皆法蘇氏自是眉之學者日益至千餘人然軾之先人少時獨不學已壯猶不知書公未嘗問或以爲言公不荅久之曰吾兒當憂其不學邪旣而果自憤發力學卒顯于世公之精識遠量施于家聞于鄉閭者如此使少獲從事于世者其功名豈少哉不幸汨沒老死無聞于時然古之賢人君子亦有無功名而傳者特以世有知之者耳公之無傳非獨其僻遠自放終身亦其子孫不以告人之過也故條錄其始終行事

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

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醜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理其父子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荅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

東坡全集卷之十七
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
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脩其祠宇封殖其草木
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
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
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茗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
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
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
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落山川左江右湖
控引島壘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擘如神人玉帶毬

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
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旣獲所歸弗
謀弗吝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
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母俾樵
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
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宸奎閣碑

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
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
師是時北方之爲佛者皆留於名相囿於因果以

故士之聰明超軼者皆鄙其言詆爲蠻夷下俚之說璉獨指其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游遇休沐日璉未盥漱而戶外之屨滿矣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能不由師傅自然得道與璉問荅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卽如如體也將安歸乎不許治平中再乞堅甚英宗皇帝留之不可賜詔許自便璉旣渡江少留于金山西湖遂歸老于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藏焉且命歲度僧一人璉歸山二十有三年年八十有三臣出守杭州其徒使來告曰宸奎閣未有銘君逮事昭陵而與吾師游竅舊其可以辭臣謹按古之人君號知佛者必曰漢明梁武其徒蓋常以藉口而繪其像于壁者漢明以察爲明而梁武以弱爲仁皆緣名失實去佛遠甚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未嘗廣度僧尼崇侈寺廟干戈斧鑕未嘗有所私貸而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此所謂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甚上嘗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賜以龍腦鉢孟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銘曰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傳維道人璉逍遙自在禪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頌詩我既其文惟佛與佛乃識其真咨爾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藏

上清儲祥宮碑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軾上清儲祥宮成當書其事于石臣軾拜手稽首言曰臣以書命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宮之所以廢興

與凡材用之所從出敢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事以詔臣軾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太祖定天下既卽位盡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朝陽門之內旌興王之功且爲五代兵革之餘遺民赤子請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宮成民不知勞天下頌之至慶曆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于火一夕而燼自是爲荆棘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年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宮之故地以法籙符水爲民禳禳民趨歸之稍以其力脩復祠宇詔用日者言以宮之所在爲國家子孫地乃賜

名上清儲祥宮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祠之遺利爲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刻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被冠服佩劔履以賜太初所以寵之者甚備宮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太皇太后聞之喟然歎曰民不可勞也兵不可役也大司徒錢不可發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勅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賣珠玉以巨萬計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會所賜爲錢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宮乃成內出白金六千三百餘兩以爲香火瓜華之用召道士劉應貞

嗣行太初之法命人內供奉官陳衍典領其事起四年之春訖六年之秋爲三門兩廡中大殿三旁小殿九鐘經樓二石壇一建齋殿于東以待臨幸築道館于西以居其徒凡七百餘間雄麗靖深爲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

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微北極之
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
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
也方士之言末也脩其本而末自應故仁義不施
則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則射鄉之
禮不能以致刑措漢興蓋公治黃老而曹參師其
言以謂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以此爲政天下歌
之曰蕭何爲法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
其清靜民以寧壹其後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
清心省事薄歛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觀上

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檢身以律物
故不怒而威捐利以予民故不熾而富屈已以消
兵故不戰而勝虚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黃帝
老子其何以加此本旣立矣則又惡衣菲食卑宮
室陋器用斥其贏餘以成此宮上以終先帝未究
之志下以爲子孫無疆之福宮成之日民大和會
鼓舞謳歌聲聞于天天地喜荅神祇來格祝史無
求福祿自至時萬時億永作神主故曰修其本而
末自應豈不然哉臣旣書其事皇帝若曰大哉太
祖之功太宗之德神宗之志而聖母成之汝作銘

詩而朕書其首日上清儲祥宮碑臣軾拜手稽首
獻銘曰

天之蒼蒼正色非耶其視下也亦若斯耶我築上
清儲祥之宮無以來之其肯我從元祐之政媚于
上下何脩何營曰是四者民懷其仁吏服其廉鬼
畏其正神予其謙帝既子民維子之視云何事帝
而瘖其子允哲文母以公滅私作宮千柱人初不
知於皇祖宗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符閱視
新宮察民之言佑我文母及其孝孫孝孫來饗左
右者者無競惟人以燕我後多士爲祥文母下

我膺受之篤其成材于石之簾其石之簾相以銘
詩震于四海

淮陰侯廟碑

應龍之所以爲神者以其善變化而能屈伸也夏
則天飛效其靈也冬則泥蟠避其害也當嬴氏刑
縲網密毒流海內銷鋒鏑誅豪俊將軍乃辱身汗
節避世用晦志在鵠起豹變食全楚之祖故受饋
於漂母抱王霸之畧蓄英雄之壯圖志輕六合氣
蓋萬夫故忍耻跨下泊乎山鬼反壁天亡秦族遇
知已之英主陳不世之奇策崛起蜀漢席捲關輔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必勝攻必剋掃強楚滅暴秦平齊七十城破趙
二十萬乞食受辱惡足累大丈夫之功名哉然使
水行未殞火流猶潛將軍則與草木同朽麋鹿俱
死安能持太阿之柄雲飛龍驤起徒步而取侯王
噫自古英偉之士不遇機會委身草澤名埋滅而
無稱者可勝道哉乃碑而銘之銘曰
書軌新邦英雄舊里海霧朝翻山烟暮起宅臨舊
楚廟枕清淮枯松折栢廢井荒臺我停單車思人
望古淮陰少年有目無睹不知將軍用之如虎

伏波將軍廟碑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邳離
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有
秦雖遠通置吏旋復爲夷邳離始伐滅其國開九
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貳反嶺南震動六十餘城
世祖初平天下民勞厭兵方閉玉關謝西域荒南
荒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衽至今
矣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於嶺南者均也古今所
傳莫能定于一自徐聞渡海適朱崖南望連山若
有若無杳杳一髮耳艤舟將濟眩粟喪魄海上有
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顯王凡濟海者必卜焉曰

某日可濟乎必吉而後敢濟使人信之如度量衡
石必不吾欺者嗚呼非盛德其孰能然自漢以來
朱崖儋耳或置或否揚雄有言朱崖之棄捐之之
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此言施於當時可也自
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於此今衣冠禮
樂葢斑斑然矣其可復言棄乎四州之人以徐聞
爲咽喉南北之濟者以什波爲指南寧神其敢不
恭軾以罪謫儋耳三年今乃獲還海北往返皆順
風念無以荅神貺者乃碑而銘之銘曰
至嶮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此魚龍至信可恃漢
兩公寄命一葉萬仞中自此而南洗汝胸撫循民
夷必清通自此而北端汝躬屈信窮達常正忠生
爲人英沒愈雄神雖無言意我同

昭靈侯廟碑

昭靈侯南陽張公諱路斯隋之初家于潁上縣仁
社村年十六中明經第唐景龍中爲宣城令以才
能稱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常釣于焦氏
臺之陰一日顧見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居之自
是夜出旦歸歸輒體寒而濕夫人驚問之公曰我
龍也夢人鄭祥遠者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

戰使九子助我領有絳綃者我也青綃者鄭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綃者中之怒而去公亦逐之所過爲谿谷以達于淮而青綃者投于合肥之西山以死爲龍穴山九子皆化爲龍而石氏葬關州公之兄爲馬步使者子孫散居潁上其墓皆存焉事見于唐布衣趙耕之文而傳于淮潁間父老之口載于歐陽文忠公之集古錄云自景龍以來潁人世祠之于焦氏臺乾寧中刺史王敬堯始大其廟有宋乾德中蔡州大旱其刺史司超聞公之靈築祠于蔡旣雨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爲記其事蓋自淮南至于蔡許陳汝皆奔走奉祠景德中諫議大夫張秉奉詔益新潁上祠宇而熙寧中司封郎中張徽奏乞爵號詔封公昭靈侯石氏柔應夫人廟有穴五往往見變異出雲雨或投器穴中則見于池而近歲有得蛻骨于池者金聲玉質輕重不嘗今藏廟中元祐六年秋旱甚郡守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蘇軾迎致其骨于西湖之行祠與吏民禱焉其應如響乃益治其廟作碑而銘之銘曰維古至人冷然乘風變化往來不私其躬道本於仁仁故能勇有殺有生以仁爲終相彼幻身何適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不通地行爲人天飛爲龍惠于有生我則從之淮
潁之間篤生張公跨歷隋唐顯于有宋上帝寵之
先帝封之昭于一方萬靈宗之哀我潁民處瘠而
窮地傾東南潦水所鍾忽焉歸壑千里一空公居
其間拯溺吊凶救療疾癘驅攘螟蟲開闔抑揚孰
知其功坎坎擊鼓巫師老農斗酒隻鷄四簋其饌
度公之居貝闕珠宮揆公之食瓊醴玉饗何以稱
之我愧于中公之所饗惟誠與恭誠在乎格無傷
農工恭不在外洗濯厥胸以此事神神聽則聰敢
有不然上帝之恫

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
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
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
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
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
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
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
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
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

此理之常無足恠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

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鱗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下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 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旣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

寶以獻諸朝且傳帝命曰中原兵久不解腥聞于天故以此寶鎮之則改元寶應以是知天亦分寶以鎮世也自徐聞渡海歷瓊至儋又西至昌化縣西北二十里有山秀峙海上石峯巉然若巨人冠帽西南向而坐者俚人謂之山胳膊而僞漢之世封其神爲鎮海廣德王五代之末南夷有知望氣者曰是山有寶氣上達于天艤舟其下斲山發石以求之夜半大風浪駕其舟空中碎之石峯下夷皆溺死儋之父老猶有及見敗舟山上者今獨有石存焉耳天地之寶非人所得睥睨者晉張華使其客雷煥發鄆城獄取寶劔佩之華終以忠遇阼坐此也夫今此山之上上帝賜寶以奠南極而貪冒無知之夷欲以力取而巳有之其誅死宜哉皇宋元豐五年七月詔封山神爲峻靈王用部使者承議郎彭次雲之請也紹聖四年七月瓊州別駕蘇軾以罪譴于儋至元符三年五月有詔徙廉州自念謫居海南三歲飲鹹食腥陵暴颶霧而得生還者山川之神實相之謹拜稽首西嚮而辭焉且書其事碑而銘之山有石池產紫鱗魚民莫敢犯石峯之側多荔支黃柑得就食持去則有風雹之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變其銘曰

瓊崖千里塊海中民夷錯居古相蒙方壺蓬萊此
別宮峻靈獨立秀且雄爲帝守寶甚嚴恭庇廕嘉
穀歲屢豐小大逍遙遠鯁龍鷓鴣安栖不避風我
浮而西今復東銘碑曄然照無窮

司馬溫公神道碑

上卽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敘民安其生風
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爲忠厚人
人自重耻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
羌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爲寇上命諸將

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
宜結闕下夏人十數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
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兀征聲延以其族萬人
來降黃河始決曹村旣築靈平復決小吳橫流五
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
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
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
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
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臣軾上與大皇太
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
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
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
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
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
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
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
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
洛眇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纍然如屈原之在陂澤
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
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
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
其害已仇而疾之者莫不歛衽變色咨嗟太息或
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
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
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
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
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擎蹠
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
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教其

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母生事開邊隙其後公
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
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
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葬皆言民哭公哀
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
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
哀炷藪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
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臣
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
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

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
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
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
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
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
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
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況公平乎故
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
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公諱光自君實其先河內人
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

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
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秘
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
諱池寶元慶曆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
制贈太師溫國公會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聶
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
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爲
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
宗皇帝爲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
勇爲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
忠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
尊屬故事天下躉之事神宗皇帝爲翰林學士御
史中丞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
論其不可納後必爲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
號遂爲萬世法及王安石爲相始行青苗助役農
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
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爲重帝以
公爲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爲端明
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
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卽位太皇太后攝

政起公爲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公
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
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
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釋守令監司以養民
期於富而教之凜凜乎嚮至治矣而公臥病以元
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于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
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
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
祔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士人公娶張
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

國夫人子二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爲秘書省校書
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
葬于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
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
爲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
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槩議者徒見上與太
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皇帝知
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于卿大夫相與爲賓師朋
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已則
親之異已則疎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

東坡全集卷之十七
也而況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
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
敵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
乃欲以爲左右輔弼之臣至爲敘其所著書讀之
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
知之於旣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
以先帝爲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
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
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
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

射乃出勣於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
以比隆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
君所以爲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
亡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孫專享得賢之利先帝
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
旣書其事乃拜稽首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
命如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
右之民自擇相我興授之其相惟何太師溫公公
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莫如我先二聖忘已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
度民曰樂哉既相司馬爾賈于途我耕于野士曰
時哉既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
鷲不搏羽毛畢朝雄狡率服爲政一年疾病半之
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于異識公于微匪公之
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于清廟神考
之功

趙清獻公神道碑

故太子少師清獻趙公既薨之二三年其子屺除喪
來告于朝曰先臣既葬而墓隧之碑無名與文無

以昭示來世敢以請天子曰嘻茲予先正以惠術
擾民如鄭子產以忠言摩上如晉叔向乃以愛直
名其碑而又命臣軾爲之文臣軾逮事仁宗皇帝
蓋嘗竊觀天地之盛德而窺日月之末光矣未嘗
行也而萬事莫不畢舉未嘗視也而萬物莫不畢
見非有他術也善於用人而已惟清獻公擢自御
史是時將用諫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學術
才行備具爲一世所高者不與用之至重故言行
計從有不十年而爲近臣者言不當有不旋踵而
黜者是非明辨而賞罰必信故士居其官者少妄

而天子穆然無爲坐視其成功姦宄消亡而忠良全安此則清獻公與其僚之功也公諱抃字閱道其先京兆奉天人唐德宗世植爲嶺南節度使植生隱爲中書侍郎隱生光逢光裔並掌內外制皆爲唐聞人五代之亂徙家于越公則植之十世從孫也會祖諱曇深州司戶叅軍祖諱湘廬州廬江尉始家于衢遂爲西安人考諱亞才廣州南海主簿公旣貴贈曾祖太子太保妣陳氏安國太夫人祖司徒妣袁氏崇國太夫人俞氏光國太夫人考開府儀同三司封榮國公妣徐氏魏國太夫人徐

氏越國太夫人公少孤且貧刻意力學中景祐元年進士乙科爲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僞造印者吏皆以爲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閱歲舉監潭之糧料歲滿改著作佐郎知建州崇安縣通判宜州卒有殺人當死者方繫獄病癱未潰公使醫療之得不瘦死會赦以免公愛人之周類如此未幾以越國喪廬于墓三年不宿于家縣榜其所居里爲孝第處士孫處爲作孝子傳終喪起知泰州海陵復知蜀州江原還通判

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晦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已出者守得以善去濠守以真賜不如法士卒謀欲爲變或以告守恐怖日未夕輒閉門不出轉運使徙公治濠公至從容如平日濠以無事曾公亮爲翰林學士未識公而以臺官薦召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公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註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溫成皇后方壘始命叅知政事劉

沆監護其役及沆爲相而領事如故公論其當罷以全國體復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章十二上執中卒罷去王拱辰奉使契丹還爲宣徽使公言拱辰平生所爲及奉使不如法事命遂寢復言樞密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是時邵必爲開封推官以前任常州失入徒罪自舉遇赦而猶罷監邵武酒稅吳克鞠真卿發禮院吏代書事吏以贖論而克真卿皆出知軍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奏梁適適以罷相而景初等隨亦被逐馮京言吳克鞠真卿刁約不當以無罪

黜而京亦奪脩起居注公皆力言其非是必以復職知軍克真卿約景初遵皆召還京中復皆許補故闕先是呂秦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守河陽已而歐陽脩乞蔡賈黯乞荆南公卽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憂國之士爲之寒心侍從之賢如修輩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脩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賴之以安仁宗晚歲不豫而太子未定中外恟懼及上旣康復公請擇宗室賢子弟教育於宮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而求郡得睦睦

杭市羊公爲移文却之民籍有茶稅而無茶地公爲奏蠲之民至今稱焉移克梓州路轉運使未幾移益兩蜀地遠而民弱更恣爲不法州郡以酒食相饋餉衙前治厨傳破家相屬也公身帥以儉不從者請以違制坐之蜀風爲之一變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識使者公行部無所不至父老驚喜相慰姦吏亦竦以右司諫召論事不折如前入內副都知鄧保信引退兵董吉以燒鍊出入禁中公言漢文成五利唐普思靜能李訓鄭注多依宦官以結主假藥術以市姦者也其漸不可啟宋庠爲

樞密使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至有訴於上前者公陳其不可陳升之除樞密副使公與唐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不省卽居家待罪詔強起之乃乞補外二人皆相次去位公與言者亦罷公得虔州地遠而民好訟人謂公不樂公欣然過家上冢而去旣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爲令當自任事勿以事諉郡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所問令皆喜爭盡力虔事爲少獄以屢空改脩鹽法疎鑿贛石民賴其利虔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言虔易舟而北公間取餘材造舟得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宦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具舟載之至者旣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朝廷聞公治有餘力召知御史雜事不閱月爲度支副使英宗卽位奉使契丹還未至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使相判大名府公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例柰何公曰捨大名則列郡不服矣卽往視之昌朝初不說也前此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足者徒二年州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郡不時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公被旨督其事
奏言河朔頻歲豐熟故募不如數請寬其罪以俟
農隙從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隨足昌朝乃愧服曰
名不虛得矣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公以寬
治蜀蜀人安之初公爲轉運使言蜀人有以妖祀
聚衆爲不法者其首旣死其爲從者宜特黥配及
爲成都適有此獄其人皆懼意公必盡用法公察
其無它曰是特坐樽酒至此耳刑其爲首者餘皆
釋去蜀人愈愛之會榮諲除轉運使陞辭上面諭
曰趙某爲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卽位召知諫院

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爲諫官
大臣爲言上曰用趙某爲諫官賴其言耳苟欲用
之何傷及謝上謂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龜
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耶公知上意將用其言卽
上疏論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瞻趙鼎馬
默皆骨鯁敢言久譴不復無以慰縉紳之望上納
其說郭逵除簽書樞密院事公議不允公力言之
卽罷居三月擢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感激思奮
面議政事有不盡者輒密啓聞上手詔嘉之公與
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率以公議爲主會王

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既而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臺
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朝廷事有輕重體有
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
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爲大今不罷財
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目
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社稷之福臣恐
天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卽求去四上章不許熙寧
三年四月復五上章除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公素
號寬厚杭之無賴子弟以此逆公皆駢聚爲惡公
知其意擇重犯者率黥配他州惡黨相帥遁去未

幾徙青州因其俗行厚臨以清淨時山東旱蝗青
獨多麥蝗自淄齊來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盡五
年成都以戍卒爲憂朝廷擇遣大臣爲蜀人所愛
信者皆莫如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辭
及見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爲我行乎
公曰陛下有言卽法也豈顧有例哉上大喜公乞
以便宜行事卽日辭去至蜀默爲經畧而燕勞閒
暇如他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
公好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爲
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慎畏戢以帥衆比戍還得

餘貲持歸爲室家計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爲非者劔州民李孝忠集衆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人爲僧或以謀逆告獄具公不異法吏以意決之處孝忠以私造度牒餘皆得不死喧傳京師謂公脫逆黨朝廷取具獄閱之卒無以易也茂州蕃部鹿明玉等遙聚境上肆爲剽掠公亟遣部將帥兵討之夷人驚潰乞降願殺婢以盟公使喻之曰人不可用三牲可也使至已繫婢引弓將射心取血聞公命謹呼以聽事訖不殺一人居二歲乞守東南爲歸老計得越州吳越大饑民死

者過半公盡所以救荒之術發廩勸分而以家貲先之民樂從焉生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藏下令修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饑而不怨復徙治杭杭旱與越等其民尤病旣而朝廷議欲築其城公曰民未可勞也罷之錢氏納國未及百年而墳廟埋圯杭人哀之公奏因其所在歲度僧道士各一人收其田租爲歲時獻享營繕之費從之且改妙因院爲表忠觀公年未七十告老于朝不許請之不已元豐二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時年七十二矣退居于衢有溪石松竹之勝東南高十多

從之游朝廷有事郊廟再起公侍祠不至屺通判
温州從公游天台鴈蕩吳越間榮之屺代還得見
上顧問公甚厚以屺提舉浙東西常平以便其養
屺復待公游杭始公自杭致仕杭人留公不得行
公曰六年當復來至是適六歲矣杭人德公逆者
如見父母以疾還衢有大星隕焉二日而公薨實
七年八月癸巳也計聞天子輟視朝一日贈太子
少師十二月乙酉葬于西安蓮華山謚曰清獻公
娶徐氏東頭供奉官度之女封東平郡夫人先公
十年卒子二人長曰岬終杭州於潛縣令次卽屺

也今爲尚書考功員外郎公平生不治產業嫁兄
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已女在官爲人嫁孤女三十
餘人居鄉墓暴骨及貧無以斂且葬者施棺給薪
不知其數少育於長兄振振旣沒思報其德將遷
侍御史乞不遷以贈振大理評事公爲人和易溫
厚周旋曲密謹繩墨蹈規矩與人言如恐傷之平
生不畜聲伎晚歲習爲養氣安心之術翛然有高
舉意將薨晨起如平時屺侍側公與之訣詞色不
亂安坐而終不知者以爲無意於世也然至論朝
廷事分別邪正慨然不可奪宰相韓琦嘗稱趙公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真世人標表蓋以爲不可及也公爲吏誠心愛人所至崇學校禮師儒民有可與與之獄有可出出之治虔與成都尤爲世所稱道神宗凡擬二郡守必曰昔趙某治此最得其術馮京相繼守成都事循其舊亦曰趙公所爲不可改也要之以惠利爲本然至於治杭誅鋤強惡姦民屏迹不敢犯蓋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矣銘曰

蕭望之爲太傅近古社稷臣其爲馮翊民亦有聞黃霸爲潁川治行第一其爲丞相名不迨昔孰如清獻公無適不宜邦之司直民之父師其在官守不專於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不專於直爲國愛人掩其疵疾蓋東郭順子之清孟獻子之賢鄭子產之政晉叔向之言公兼而有之不幾於全乎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碑

富鄭公神道碑

宋興百三十年四方無虞人物歲滋蓋自秦漢以來未有若此之盛者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於兵不用用不久常使智者謀之而仁者守之雖至於無窮可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畧無寧歲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攻定武圍高陽不克遂陷德清以犯天雄真宗皇帝用宰相寇準計決策親征既次澶淵

諸道兵大會行在虜旣震動兵始接射殺其驍將
順國王撻覽虜懼遂請和時諸將皆請以兵會界
河上邀其歸徐以精甲躡其後殲之虜懼求哀於
上上曰契丹幽薊皆吾民也何多以殺爲遂詔諸
將按兵勿伐縱契丹歸國虜自是通好守約不復
盜邊者三十有九年及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
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爲怯且
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
南十縣慶曆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
符來聘兵旣壓境而使來非時中外忿之仁宗皇

帝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棄也其有以大鎮撫
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羣臣皆莫敢
行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公公卽入對便殿叩
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爲動色乃以公
爲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託足疾不拜
公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拜今中使至
而公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
以夷狄待之英等見公傾盡亦不復隱其情遂去
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
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

曷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公報聘既至六符館之反往十數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見虜主問故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公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凡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與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旣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

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克物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太半此誰任其旣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公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

皆脩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缺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路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爲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虜大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脩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長公主出降齋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虜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授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旣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輔入見宿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旣至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虜主曰南朝旣懼我矣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

身城全集卷之十八
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已增幣何名爲懼哉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虜主曰卿勿固執自古亦有之公曰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理哉公聲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爲獻納公奏曰臣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虜無能爲也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北方

無事蓋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嘗竊論之百餘年間兵不大用者真宗仁宗之德而寇準與公之功也公諱弼字彥國河南人曾大父內黃令諱處謙大父商州馬步使諱令荀考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言皆以公貴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封鄧韓秦三國公會祖母劉氏祖母趙氏母韓氏封魯韓秦三國太夫人公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懷其文以示王曾晏殊殊卽以女妻之仁宗復制科仲

淹謂公曰當以是進天聖八年公以茂材異等中第授將作監丞知河南府長水縣用李迪辟簽書河陽節度判官事丁秦國公憂服除會郭后廢范仲淹爭之貶知睦州公上言朝廷一舉而獲二過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以來忠言通判絳州景祐四年召試館職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從王曾辟通判鄆州寶元初趙元昊反公上疏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贊庸人也平時猶不

用而况艱難之際可爲樞密乎議者以爲有宰相氣召還爲開封府推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言請罷燕徹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以爲不可公曰萬一北虜行之爲朝廷羞後使虜還者云虜中罷燕如公言仁宗深悔之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公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殺二萬人破金明擒李士斌延帥范雍鈐轄盧守勲閉門不救中貴人黃德和引兵先走劉平石元孫戰死而雍守勲歸罪於通判計章用都監李

康伯皆竄嶺南德和諷奏平降賊詔以兵圍守其
家公言平自環慶引兵來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
罵賊不食而死宜卹其家守懃德和皆中官怙勢
誣人冀以自免宜竟其獄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
可遂公言大臣附下罔上獄不可不竟時守懃男
昭序爲御藥公奏乞罷之德和竟坐腰斬延州民
二十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將敗亡狀執政
惡之命邊郡禁民擅赴闕者公言此非陛下意宰
相惡上知四方有敗耳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
走元昊北走契丹矣夏守贊爲陝西都總管又以

入內都知王守忠爲都鈐轄公言用守贊旣爲天
下笑而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將吏必
怨懼盧守懃黃德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
忠時又用觀察使魏昭昞爲同州鄭守忠爲殿前
都指揮使高化爲步軍都指揮使公言昭昞乳臭
兒必敗事守忠與化故親事官皆奴才小人不可
用詔遣侍御史陳洎往陝西督脩城且城潼關公
言天子守在四夷今城潼關自關以西爲棄之耶
語皆侵執政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
省用公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公言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乞與廷辯又言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叅知樞密院事今兵興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領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內降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宰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公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時西夏首領吹同乞砂吹同乞山各稱爲將相來降補借奉職羈置荆湖公言二人之降

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公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公嘆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上從公言以宰相兼樞密使除鹽鐵判官遷太常丞史館脩撰奉使契丹二年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僞牒爲僧者事覺乃堂吏爲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公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卽居此無爲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悅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脩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始受命聞一女卒
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
之曰徒亂人意尋遷翰林學士公見上力辭曰增
歲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
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慶曆三年三月遂命
公爲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翰
林侍讀學士七月復除樞密副使公言虜旣通好
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
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
耻坐薪嘗膽不忘脩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

復除前命時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門上俟公
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德象諭公曰此朝
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爲
相范仲淹爲參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韓琦與公
副之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爲諫官皆天下之望
魯人石介作慶曆聖德詩歷頌羣臣皆得其實曰
維仲淹弼一夔一契天下不以爲過公旣以社稷
自任而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望太平於朞月之
間數以手詔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公
等坐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爲者遣中使二人更

東坡全集卷之八
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
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
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爲本欲漸易
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
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臣公言契丹
臣元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爲無敵於天下不可許
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七月契丹來告舉兵討元
昊十二月詔冊元昊爲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
俟虜使公曰若虜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旣至
則恩歸契丹矣從之是歲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

會元昊伐呆兒族於河東爲近上問公曰虜得無
與元昊襲我乎公曰虜自得幽薊不復由河東入
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饒而河東嶮瘠且虞我出鎮
定檣燕薊之虛也今兵出無名契丹大國決不爲
此就使妄動當出我不意不應先言受禮雲中也
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今契丹背約
結好於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虜築威塞州
以備之呆兒屢殺威塞人虜疑元昊使之故爲是
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爲備公曰虜雖不
來猶欲以虛聲困我若調發正墮其計臣請任之

虜若入寇臣爲罔上且誤國上乃止虜卒不動公謂契丹異日作難必於河朔旣上十三策又請守一郡行其事小人怨公不已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讒公者上雖不信公懼因保州賊平求爲河北宣撫使以避之使將還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讒者不已罷安撫使歲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貴

唐者皆給其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爲大家塋之謂之叢冢自爲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爲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卽拜禮部侍郎公曰收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饑民聚爲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

得粥皆僵什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使
周至天下傳以爲法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
人矣王則據貝州叛齊州禁兵馬達張青與姦民
張握等得劍印于妖師欲以其衆叛將屠城以應
則握之壻楊俊詣公告之齊非公所部恐事泄變
生時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公度從訓可使卽
以事付從訓使馳至郡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且
自劾擅遣中使罪仁宗嘉之再除禮部侍郎公又
懇辭不受遷資政殿大學士以明堂恩除禮部侍郎
徙知鄭州又徙蔡州加觀文殿學士知河陽

戶部侍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東經略使
撫使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
大學士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
朝仁宗密覘知之歐陽脩奏事殿上上具以語脩
凡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
如此豈不賢於夢卜也哉脩頓首稱賀仁宗弗豫
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彥博與公等直入問疾
內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禳禱爲名乞留宿內殿
事皆關白而後行禁中肅然嘉祐三年加禮部尚
書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公之爲相守格法行

東坡全集卷之十八
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謂之寬卹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獄天下便之六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爲罷春燕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公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仁宗待公而爲政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天下稱焉英宗卽位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戶部尚書逾年以足疾求解機務章二十上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封祈國公公五上章辭使相且言真宗以前不輕以此

授人仁宗卽位之初執政欲自爲地故開此例終仁宗之世宰相樞密使罷者皆除使相有不稱職有罪者亦然天下非之今陛下初卽位願立法自臣始不從神宗卽位改鎮武寧軍進封鄭國公公又乞罷使相乃以爲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召赴闕公以足疾固辭復判河陽熙寧元年移汝州且詔入覲以公足疾許肩輿至殿門上特爲御內東門小殿見之令男紹隆入扶且命無拜坐語從容至日昊賜紹隆五品服再對上欲留公爲集禧觀使力辭赴郡明年二月除司空兼

東坡全集卷之二十八
侍中昭文館大學士賜甲第一區皆辭不受復拜
左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至未
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
公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
爲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
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
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卽上書數千言雜
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
然者羣臣請上尊號及作樂上以久旱不許羣臣
固請作樂公又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上以同

天節虜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爲此盛德事
正當以示夷狄乞并罷上壽從之卽日而雨公又
上疏願益威天戒遠姦佞近忠良上親書荅詔曰
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
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
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
公既上疏謝復申戒不已願陛下待羣臣不以同
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捨公始見上上問邊事
公曰陛下卽位之始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
言兵因以九事爲戒八月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復以老請改毫
州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公以謂此法行則財聚於
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者皆貧民後不
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趙濟劾公以
大臣格新法行當自責近者始若置而不問無以
令天下乃除左僕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
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尋請老拜司空
復武寧節度及平章事進封韓國公致仕公雖居
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逵等
討之公言海嶠嶮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逵等

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地界上手詔
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
可許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授開府儀同三司是歲
故叅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至和三年仁
宗弗豫其父堯臣嘗與文彥博劉沆及公同決大
策乞立諸嗣仁宗許之會翊日有瘳故緩其事人
無復知者以其父堯臣所撰詔草上之上以問彥
博彥博言與同老合上嘉公等勲績如此而終不
自言下詔以公爲司徒且以其子紹京爲閣門祇
候六年閏六月丙申薨于洛陽私第之正寢享年

東坡全集卷之十八
八十手封遺表使其子上之世莫知其所言者上聞計震悼爲輟視朝內出祭文遣使致奠所以賻卹其家者甚厚贈大尉諡曰文忠十一月庚申葬于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南張里公之配曰周國夫人晏氏後公四年卒子男三人曰紹庭朝奉郎曰紹京供備庫副使後公十月卒曰紹隆光祿寺丞早卒女四人長適保寧軍節度使北京留守馮京卒又以其次繼室封安化郡夫人次適承議郎范大琮次適宣德郎范大珪孫男三人定方承事郎直清承奉郎直亮假承務郎公性至孝恭儉好

禮與人言雖幼賤必盡敬氣色穆然終身不見喜愠然以單車入不測之虜廷詰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之屈所謂大勇者乎其好善疾惡蓋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人如水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爲臭其爲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居家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干竝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遂肆毒於善良

東坡全集卷之八
無所不爲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爲文章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有文集八十卷天聖應詔集十一卷諫垣集三卷制草五卷奏議十三卷表章三十卷河北安邊策一卷奉使錄四卷青州振濟策三卷平生所薦甚衆尤知名者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襄王鬲張暵之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聞於世世以爲知人元祐元年六月有詔以公配享神宗皇帝廟廷明年以明堂恩加贈太師紹庭請于朝曰先臣墓碑未立願有以寵綏之上爲親篆其首曰顯忠尚德

之碑且命臣軾撰次其事謹拜手稽首而獻言曰世未嘗無賢也自堯舜三代以至于今有是君則有是臣故仁宗英宗至于神考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則天畀以八光明偉傑有如公者觀公之行事而味其平生則三宗之盛德可不問而知也古之人臣功高則身危名重則謗生故命世之士罕能以功名終始者臣觀三宗所以待公全其功名而保其終始蓋可謂至矣方契丹求割地上命宰相歷問近臣孰能爲朕使虜者皆以事辭免公獨慨然請行使事既畢上欲用公公遽巡退避不敢居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而向之辭免者自耻其不行則惟公之怨比而讒
公無所不至及石介爲慶曆聖德詩天下傳誦則
大臣疾公如仇構以飛語必欲致之死地仁宗徐
而察之盡辨其誣卒以公爲相及英宗神宗之世
公已老矣勲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已聽公西
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爲中國輕重然一趙濟敢搖
之惟神宗日月之明知公愈深公雖請老有大政
事必手詔訪問又追論定策之勲以告天下寵及
其子孫然後小人不致復議雍容進退卒爲宗臣
古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豈不然哉公旣配

食清廟宜有頌詩以昭示來世其詞曰五代八姓
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絲之棼以人爲嬉以殺爲
儼兵交兩河腥聞于天上帝厭之命我祖宗畀爾
鑪錘往銷其鋒孰謂民遠我聞其呻寧爾小忍無
殘我民六聖受命惟一其心敕其後人帝命是承
勿劓別人矧敢好兵百三十年諱兵與刑惟彼北
戎謂帝我驕帝聞其言折其萌芽篤生萊公尺箠
笞之旣服旣馴則擾綬之堂堂韓公與萊相望再
聘于燕北方以寧景德元禊始盟契丹公生是歲
天命則然公之在母秦國寤驚旌旗鶴鴈降克其

東坡全集卷之十八
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公天欲赦民公啟其衷北至
燕然南至于河億萬維生公手撫摩水潦存饑散
流而東五十萬人仰哺于公公之在內自泉流瀕
其在四方自葉流根百官維人百度惟正相我三
宗重華協明帝謂公來隕星其堂有墳其丘公豈
是藏維嶽降神今歸不留臣軾作頌以配崧高

趙康靖公神道碑

代張文定公作

宋有天下百二十有五年六聖相師專用一道曰
仁不雜他術刑以不殺爲能兵以不用爲功財以
不聚爲富人以不作聰明爲賢雖有絕人之材而

德不至終不大用六聖一心守之不移故自建隆
以來至于今卿相大臣號多長者記人之功忘人
之過含垢匿瑕犯而不校以爲常德是以四方又
安兵革不試民之戴宋有死無二自漢以來未有
如今日之盛者此六聖之德而衆長者之助也易
曰師貞丈人吉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書曰
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
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
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故太子
少師趙公服事三朝四十餘年其德合於易之所

謂丈人詩之所謂老成書之所謂一介臣者公諱
槩字叔平其先河朔人也徙於宋之虞城七世矣
曾祖著後唐國子毛詩博士贈太師中書令妣劉
氏楚國太夫人祖惠宋州楚丘令贈太師中書令
兼尚書令韓國公妣李氏燕國太夫人父幹尚書
駕部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魯國公妣
張氏魯國太夫人高氏唐國太夫人公七歲而孤
篤學自力年十七舉進士當時聞人劉筠戚綸黃
宗旦皆稱其文詞必顯於時而其器識宏遠則皆
自以爲不及當赴禮部試楚守胡令儀釀黃金以

贈之公不受天聖五年擢進士第三人授將作監
丞通判海州歸見父老故人幅巾徒步人人至其
家召試學士院除著作郎集賢校理出知漣水軍
公爲進士時鄧餘慶守漣水館公於官舍以教其
子餘慶所爲多不法公謝去數月餘慶以贓敗及
公爲守將至或榜其所館曰豹隱者賦詩三十餘
人歲饑公勸誘富民得米萬石所活不可勝數漣
水有魚池利入公帑歲殺魚十餘萬公始罷之作
放生碑池上移守通州入爲開封府推官奏事殿
中賜五品服且欲以爲直集賢院宰相以例不可

出知洪州屬吏有鄭陶饒與者挾持郡事肆爲不法前守莫能制州有歸化兵皆故盜賊配流已而選克者與郡人胡順之共造飛語以動公曰歸化兵得廩米陳惡有怨言不更給善米且有變公笑不答會歸化卒有自容州戍所逃還犯夜者公卽斬以徇收陶下獄得其姦贓且奏徙與歙州一郡股栗城西南隅當大江之衝水歲爲民患公建爲石堤高丈五尺長二百丈用石九千段取之有方民不以爲勞明年夏堤成而水大至度與城平恃堤以全至于今賴之遷刑部員外郎同知宗正

寺出知青州改直集賢院賦稅未入中限敕縣不得輒催科是歲夏稅先一月辦坐失舉張誥奪官罷歸起監密州酒徙楚州糧料院以郊赦還官職知滁州山東大賊李小二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嘗爲青州東人愛之如父母我不忍犯遂寇廬壽犬牙不入境召脩起居注朝廷欲用脩玉牒久之除歐陽脩起居注朝廷欲驟用脩而難於躡公公聞之乃請郡自便以爲天章閣待制賜三品服糾察在京刑獄遷兵部員外郎遂知制誥勾當三班院會郊禮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乞以毋

封郡太君宰相謂公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母年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爲榮許之後遂以爲例改知審官院判祕閣與高若訥同判流內銓若訥言往嘗知貢舉聞母病不得出幾不能生公矍然卽請郡以便親宰相謂公曰旦夕爲學士可少待也公不聽遂除蘇州明年丁母憂服除召入翰林爲學士知貢舉館伴契丹泛使遂報聘焉會獮于興雲山之西請公賦詩詩成契丹主親酌玉盃以勸公且以素扇授其近臣劉六符寫公詩置之懷袖使還加侍讀學士歷右司郎中中書舍人

擬舉在京諸司庫務姦人冷清詐稱皇子遷之江
南公曰清言不妄不可遷若詐亦不可不誅詔公
與包拯雜治之得其實乃誅清李叅爲河北轉運
使職事辦治進秩二等且官其一子郭申錫爲諫
官爭之曰叅職事所當辦無功不可賞上怒欲罪
申錫公言陛下始面諭申錫毋面從吾過今黜之
何以示天下乃止以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知鄆
州徙南京留守拜御史中丞中官鄧保吉引剽員
董吉燒銀禁中公力言其不可遂出之又言張茂
實不宜典兵衛未行會公拜樞密副使復言之乃

出茂實知曹州拜叅知政事方是時皇嗣未立天下以爲憂仁宗始命英宗領宗正公言宗正未足爲重遂與執政建言宜立爲皇太子從之英宗卽位遷戶部侍郎又遷吏部熙寧初遷左丞公年七十矣求去位不許章數上乃以爲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知徐州遂請老不已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爲事集古今諫爭爲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老而去者皆以聲聞不至朝廷爲高得卿所奏書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

日忘也當置坐右以時省閱上祠南郊明堂率嘗召公陪祀每辭以老疾間嘗一至都下亦以足疾辭不入見詔中貴人撫問二府就所館宴勞之累階至特進勳上柱國封天水郡開國公賜號推忠保德翊戴功臣元豐初省功臣號三年官制改解特進六年正月十五日薨于永安坊里第享年八十八輟視朝一日贈太師謚康靖前作遺範以戒子孫纖悉必具以某年月日墓于宋城縣天巡鄉地與日皆公所自卜也娶李氏封汝陰郡夫人先公二十五年卒于鄆州子榮緒殿中丞敦緒將作

東坡全集卷之十八
監主簿皆早亡元緒宣德郎公緒校書郎女二人
長適光祿寺丞王力臣幼適朝奉大夫程嗣恭孫
男四人嗣徽通直郎嗣真宣德郎嗣賢試校書郎
嗣光未命曾孫男六人韓太廟齋郎餘未名公爲
人樂易深中恢然偉人也平生與人實無所怨怒
非特不形於色而已專務掩惡揚善以德報怨出
於至誠非勉強者天下稱之庶幾漢劉寬唐婁師
德之徒云始歐陽脩躡公爲知制誥人意公不能
平及脩坐累對詔獄人莫敢爲言公獨抗章言脩
無罪爲仇人所中傷陛下不可以天下法爲仇人

報怨上感悟脩以故得全公旣老脩亦退居汝南
公自睢陽往從之游樂飲旬日蘇舜欽爲進奏院
以羣飲得罪公言與會者皆一時名人若舉而棄
之失士大夫望非朝廷福張誥以贓敗竄海上公
坐貶累年而憐誥終不衰問使人至海上勞問賜
給之代馮浩爲鄆州吏舉按浩侵用公使錢三十
萬當以浩職田租償官公曰浩吾同年也且知其
貧不可以已俸償之公所爲大畧如此至於敦尚
義舊塋死養孤蓋不可勝數余於公爲里人少相
善也退而老於鄉日從公游蓋知之詳矣元緒以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墓碑爲請義不可以辭銘曰

維古仁人仁義是圖仁近於弱義近於迂課其功
利歲計有餘在漢孝文發政之初欲以利口登進
嗇夫有臣釋之實矢厥謨世謂長者絳侯相如皆
訥於言有口若無豈效此子喋喋巧諛帝用感悟
老成是親清淨無爲鑒于暴秦歷祀四百世載其
仁赫赫我宋以聖繼神於穆仁宗如歲之春招延
朴忠屏遠佞人豈獨左右刑于庶民維時趙公含
德不發如圭如璧如金如錫置之不愠用之不憚
帝嘉其心長者之無所遂授以政歷佐三葉濟于艱
難不慮不跋公在朝廷靖恭寡言不佞不求孰知
其賢望其容貌有耻而後薄夫以敦鄙夫以寬今
其亡矣吾誰與存作此銘詩以詔後昆

卷十九至二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十九

銘

却鼠刀銘

野人有刀不愛遺余長不滿尺劍鉞之餘文如連環上下相繆錯之則見或漫如無昔所從得戒以自隨畜之無害暴鼠是除有穴于垣侵堂及室跳床撼幕終夕宰宰叱訶不去啖嚙棗栗掀盃舐缶去不遺粒不擇道路仰行躡壁家爲兩門窞則旁出輕趨捷猾忽不可執吾刀入門是去無跡又有甚者聚爲怪妖晝出羣鬪相視睢盱舞于端門與

鄧公硯銘 并敘

王鞏魏國文正公之孫也得其外祖張鄧公之硯
球銘於軾銘曰

鄧公之硯魏公之孫允也其物展也其人思我魏
公文而厚思我鄧公德而壽三復吾銘以究令名
端硯銘

千夫挽縷百夫運斤篝火下縋以出斯珍一噓而
泫歲久愈新誰其似之我懷斯人

孔毅甫龍尾硯銘

澁不留筆滑不拒墨瓜膚而毅理金聲而玉德厚
而堅足以閱人於古今朴而重不能隨人以南北

孔毅甫鳳唼石硯銘

昔余得之鳳凰山下龍焙之間今君得之劔浦之
上黥黥之灘如樂之和如金之堅如玉之有潤如
舌之有泉此其大凡也爲然爲不然然也雖胡越
同名猶可不然徒與此石谿而產何異於九鵬而
一鷗

鳳唼硯銘 并序

北苑龍焙山如翔鳳下飲之狀當其唼有石蒼黑
緻如玉熙寧中太原王頤以爲硯余名之曰鳳唼

然其產不富或以黯黥灘石爲之狀酷類而多拒
墨時方爲易傳銘曰

陶土塗鑿山石玄之蠹頓之賊酒清泉闕重谷聲
如銅色如鐵性滑堅善凝墨棄不取長太息招伏
羲揖西伯發秘藏與有力非相待爲誰出

鳳味硯銘

帝規武夷作茶圃山爲孤鳳翔且嗅下集芝田啄
瓊玖玉乳金沙發靈竇殘璋斷壁澤而黝治爲書
硯美無有至珍驚世初莫售黑眉黃眼爭妍陋蘇
子一見名鳳味坐令龍尾羞牛後

米黻石鍾山硯銘

有盜不禦探竒發瑰攘於彭蠡斷鍾取追有米楚
狂惟盜之隱因山作研其詞如實

黼硯銘

并序

龍尾黼硯童聖皇帝所嘗御也乾興升遐以賜外
戚劉氏而永年以遺其舅王齊愈臣軾得之以遺
臣宗孟且銘之曰

黻歛之珍匪斯石也黼形而毅理金聲而玉色也
雲蒸露湛祥符之澤也二臣更寶之見者必作也

丹石硯銘

并序

東坡全集卷之十九
唐林父遺予丹石硯粲然如芙蓉之出水殺墨而
宜筆盡硯之美唐氏譜天下硯而獨不知茲石之
所出余蓋知之銘曰

彤池紫淵出日所浴蒸為赤霓以貫暘谷是生斯
珍非石非玉因材制用璧水環復耕予中洲執我
玄粟投種則穫不炊而熟

王仲儀硯銘

汲鄭蚤聞頗牧晚用諫草風生羽檄雷動八亡器
存賢小任重施易何常明哲所共

端硯石銘 并引

蘇堅伯固之子庠字養直妙齡而有異才贈以端
硯且銘之曰

我友三益取溪之石寒松為煤孤竹為筆蓬麻敷
紙仰泉致滴斬几信鉤以全吾直

端硯銘

與墨為入玉靈之食與水為出陰鑑之液懿矣茲
石君子之側匪以玩物維以觀德

黃魯直銅雀硯銘

漳濱之埴陶氏我厄受成不化以與真隔人亡臺
廢得反天宅遇發丘隴復為麟獲纍然黃子玄豈

尚白天實命我使與其蹟

程公密子石硯銘 并引

公密躬自採石崑下獲黃卯剖之得紫硯銘曰
孰形無情石亦卯生黃胞白絡孕此黝頰已器不
死可候雨晴天昇夫子瑞其家庭

龍尾石月硯銘

妻妻今霧縠石宛宛今黑日月其受水也哉生明
而連墨也旁死魄忽玄雲之靈霽觀玉兔之沐浴
集幽光於毫端散妙迹於簡冊照千古其如在耿
此月之不沒

邁硯銘

邁往德興費以
一硯以此銘之

以此進道常若渴以此求進常若驚以此治財常
思予以此書獄常思生

迨硯銘

有盡石無已求生陰壑閔重湫得之艱豈輕投旌
苦學昇長頭

卯硯銘

東坡硯龍尾石開鵠卯見蒼壁與居士同出入更
嶮夷無燥濕今何者獨先逸從參寥老空寂

唐陸魯望硯銘

噫先生隱唐餘甘杞菊老稚漁是器寶實相予爲
散人出叢書

周文炳瓢硯銘

以汝爲硯鬻肖而瓢質以汝爲瓢硯剖而腹實飲
西江之水吾以汝礪齒懸河之辯其以爾借而不
卽不離孰曰非道人之應器

王定國硯銘二首

石出西山之西北山之北戎以發劍予以試墨劍
止一夫敵墨以萬世則吾以是知天下之才皆可
以納諸聖賢之域

文

月之從星時則風雨汪洋翰墨將此是似黑雲淨
空謾不見天風起雲移星月凜然

魯直所惠洮河石硯銘

洗之礪發金鐵琢而泓堅密澤郡洮岷至中國棄
子劍參筆墨歲丙寅斗南北歸予者黃魯直

故人王頤有自然端硯硯之成於片石上稍
稍加磨治而已銘曰

其色馬肝其聲磬其文水中月眞寶石也而其德
則正其形天合其於人也畧是故可使而不可奪

天石硯銘 并序

軾年十二時於所居紗縠行宅隙地中與羣兒鑿地爲戲得異石如魚膚溫瑩作淺碧色表裏皆細銀星扣之鏗然試以爲硯甚發墨無貯水處先君曰是天硯也有硯之德而不足於形耳因以賜軾曰是文字之祥也軾寶而用之且爲銘曰
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主於德或全於形均是者顧予安取仰唇俯足世固多有

元豐二年秋七月予得罪下獄家屬流徙

諫亂明年至黃州求硯不復得以爲念
二年七月舟行至當塗發書笥忽復見之甚喜以付迨過其匣雖不工先君手刻其受硯處而使工人就成之者不可易也

漢鼎銘 并引

禹鑄九鼎用器也初不以爲寶象物以飾之亦非所以使民遠不若也武王遷之洛邑蓋已見笑於伯夷叔齊矣方周之盛也鼎爲宗廟之觀美而已及其衰也爲周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周之衰也與匹夫何異嗟夫孰知九鼎之

爲周之角齒也哉自春秋時楚莊王以問其輕重大小而戰國之際秦與齊楚皆欲之周人惴惴焉視三虎之垂涎而睨已也絕周之祀不足以致寇裂周之地不足以肥國然三國之君未嘗一日而忘周者以寶在焉故也三國爭之周人莫知所適與得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必碎之此九鼎之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立社亡而鼎淪沒於泗水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以爲之說也秦始皇漢武帝乃始萬方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無異善夫吾丘壽王之說也曰汾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夫周有鼎漢亦有鼎此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耳之謂哉恨壽王小子方以諛進不能究其義余故作漢鼎銘以遺後世君子其銘曰

惟五帝三代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有茲鼎
鼎存而昌鼎亡而亡蓋鼎必先壞而國隨之豈有
易姓而鼎傳者乎不寶此器而拳拳於一物孺子
之智婦人之仁烏乎悲矣

石鼎銘

并序

張安道以遺子由子由以爲軾生日之餽銘曰

石在洛書蓋隸從革矢怒醫砭皆金之職有堅而
忍爲釜爲鬲居焚不炎允有三德

大覺鼎銘

樂全先生遺我鼎甌我復以餉大覺老禪在昔宋
魯取之以兵書曰郤鼎以器從名樂全東坡予之
以義書曰大覺之鼎以名從器挹山之泉烹以其
薪爲苦爲甘咨爾學人

文與可琴銘

攫之幽然如水赴谷磔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
然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杌然遺形而不言者

似僕

與可好作楚辭故有長言似君之句鄒忌齋
琴云攫之深磔之愉此言爲指法之妙耳

十二琴銘

震陵孤桐

震陵孤桐下陽岑音如澗水響深林二聖元祐歲
可耶器巧名之張益老

香林八節

河渭之水多土其聲厚以沉江漢之水多石其聲
激而清香林八節是謂天地之中山水之陰

號鍾

薄則播厚則石侈則哆弁則鬱長甬則震無此五

疾則鳴而中律是謂號鍾之實

玉磬

其清越以長者玉也聽萬物之秋者磬也實如是中藜藿不再食以是樂飢不以告糴

松風

忽乎青蘋之末而生有極於萬竅號怒而實無夫其蕩枝蟠葉霎而脫其枯風鳴松耶松鳴風耶

古嫗黃

煉石補天之年截匏比竹之音雖不可得見吾知古之猶今木聲犁然當於人心非參寥者孰鈎其

深

南風

聲歌南風舜作則欲報父母天罔極

歸鶴

琴聲三疊舞胎仙肉飛不到夢所傳白鶴歸來見曾玄隴頭松風入朱絃

秋風

秋風度而草木先驚感秋者絃直而志不平攬變衰之色爲可憐之聲不戰者善將傷于者代匠悲莫悲於湘濱樂莫樂於濠上

漁糧

襍穢大須蕭然於萬物之表槁項黃馘闐然於一
韋之航與鷗鷗而物化發山水之天光驚潛魚而
出聽是謂魚糧

九州璜

釣漁得九州之璜避紂得九州之王湮沉乎射鮒
之谷委蛇乎鳳凰之堂其音不爽惟德之常

天球

天球至意合以人力作者七人傳以華國有蔚者
也匱于下陽之庭奏刀而玉質成器而金聲山川
之取其天性之耶

楊次公家浮磬銘

清而直朴而一雖有鄭衛無自而入以託於君子
之室

法雲寺鐘銘

并序

元豐七年十月有詔大長老園通禪師法秀住法
雲寺寺成而未有鍾大檀越駙馬都尉武勝軍節
度觀察留侯張敦禮與冀國大長公主唱之從而
和者若干人元祐元年四月鍾成萬斤東坡居士
蘇軾爲之銘曰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有鐘誰爲撞有撞誰撞之三合而後鳴聞所聞爲
五闕一不可得汝則安能聞汝聞竟安在耳視目
可聽當知所聞者鳴寂寂時鳴大圓空中師獨處
高廣座卧士無所著人引非引人二俱無所說而
說無說法法法雖無盡問則應曰三汝應如是聞
不應如是聽

邵伯埭鐘銘

并敘

邵伯埭之東寺僧子康

一作東

募千人爲千斤銅鐘

蜀人蘇軾爲之銘曰

無量智慧火燒此無明銅戒定以爲模鑄成無漏

鐘以汝平等手執彼慈悲撞聲從無有出遍

邊空

徐州蓮華漏銘

并敘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
聞於天下作蓮華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爲之
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
用瞽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首以
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滿則決之而更
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傅君揚公之外曾孫得
其法爲詳其通守是邦也嘗始改作而請銘於軾

銘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其誠多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以為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旁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土之餅，雖疾雷霾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贏，使凡為吏者如餅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受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辱，升不為榮，則民將靡然心服而寄我以死。

裙靴銘 并序

予在黃州時，夢神考召入小殿，賜宴，乃令作銘。

裙銘又令作御靴銘

百疊漪漪風皺六銖，縹緲雲輕獨立含風。廣殿

聞環珮來聲

寒女之絲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雪起

金星洞銘

寶山南麓鳳左翅，驚雷劃石通蚪起。凝陰嘘堅出，怪瑋是生神草。自蒼虺離離赤志挾，春尾飛流丹石決。癘疢金星非實，特取似施及山石，亦見謂凡